

西南邊疆

論文 喬治福萊期(GEORGE FORREST)氏

與雲南西部植物之富源

秦仁昌

滇西邊區牧畜事業現狀與希望

陸鼎恆

發展鄧川乳扇業建議

陸鼎恆

柳州伊斯蘭與馬雄

白壽彝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之研究(四)

楚圖南

行記 四川邊地行紀



馬松齡

西康行紀

徐益棠

西南邊疆各期目錄

創刊號

論文

國防後方的四川	胡煥庸
孟定——滇邊一個瘴區的地理研究	凌純聲
雲南金河上游之地文與人文	熊秉信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的研究	楚圖南
論POLLARD SCRIPT	聞宥
調查西南民族語言管見	吳宗濟
雲南西部彝夷民族之經濟社會	江應梁

行記

班洪風土記(上)	方國瑜
----------	-----

書評

西藏情歌	華雨
羌戎考察記	落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	才

第二期

論文

建設西南邊疆的重要	凌民瓊
孟滄瀾連公鷄廠鉛銀鑛廠	何塘
一個原始農業生產的邊區——車里	張鳳岐
彝夷民族之家族組織及婚姻制度	江應梁
西南民族語文教育芻議	芮逸夫
拼音文字與雲南邊民教育	吳宗濟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的研究(二)	楚圖南

行記

班洪風土記(下)

方國瑜

第三期

論文

戰時邊疆移墾事業	鄒序儒
交通革命中之雲南	胡煥庸
思茅瘧疾及其流行之初步研究	后晉修
瘧瘧與雲南人口	張鳳岐
彝夷歷法考源	董彥堂
湘黔夷語掇拾	馬學良

邊訊

西南極邊六縣局概況	彭桂萼
-----------	-----

書評

NUNG LAGAGF	宥
-------------	---

第四期

論文

廣西省之現勢	張其昀
雲南之小麥與麵粉	徐季吾
雲南水利問題	丘勤賢
馬可波羅雲南行紀箋證	方國瑜
雲南鐵道建設問題的商榷	周光偉

邊訊

滇越之物產與交通	單鏡泉
----------	-----

附錄

四川研究資料簡目	袁著
----------	----

9483

喬治福萊斯 (George Forrest) 氏與雲南西部植物之富源

秦 仁 昌

喬治福萊斯 (George Forrest) 氏與 雲南西部植物之富源

秦 仁 昌

一、引言

雲南省之植物富源，於過去五十年中，經歐美各國人士之調查研究，而大白於世，其豐富程度，非惟獨冠全國各省，抑且為全世界植物種類最富饒之一區，此已為世界植物學家與園藝學家公認之事實；其調查成績最著者，計有法國天主教神父特拉佛 (Delavay) 之於大理、鶴慶、賓川、洱源、麗江等地之植物 (一八八三至一八九〇年)，神父叔里歐 (Sonlie) 之於滇康交界瀾滄江上游之茨中一帶之植物 (一八九五年前後)，蒙自海關稅務司亨利 (A. Henry) 及英國領事亨各克 (R. Hancock) 之於蒙自、思茅、元江 (即紅河) 下游各地之植物 (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五年)，神父孟培伊 (Mon-oeig) 之於維西一帶之植物，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喬治福萊斯 (George Forrest) 氏之於迤西各地植物 (一九〇四至一九三〇年) 奧國維也納自然歷史博物館韓馬吉 (H. Handel-Mazzetti) 氏之於滇西北及東北各地植物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英國軍官金德華 (Kingdon Wward) 氏之於西北極邊之植物 (一九二四)，美國洛約式 (J.F. Rock) 氏之於迤西各地植物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年)，西門鄧 (Simon Ten) 氏之於鹽豐一帶之植物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九)，梅里 (E.E. Maire) 氏之於全省各地植物 (一九

一〇至一九一四年)，神父杜各洛 (Ducloux) 之於全省各地植物 (一八九四至一九〇六年)，神父包定歐 (Bodinier) 與神父加萬里 (Cavalerie) 之於迤東各地植物 (一八九八至一九一〇年)，美國哈佛大學阿諾樹木園喜納特 (C. Schneider) 氏之於麗江及昆明一帶之植物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及許格 (Schock) 氏之於昆明附近之植物，前後均有大量之搜集，今日歐美各國之博物館及植物學研究機關，靡不收藏此輩在雲南各地所採之植物標本，經各專家之研究，刊印專著或小誌行世，故雲南植物種類豐富情形之大白於世，不得不歸功於此輩傳教士，旅行家，植物學家及海關領館等之公務人員，數十年來，不辭勞苦，不避險阻，深入邊陲荒徼，幽谷高山之科學精神，有以致之。

我國科學落後，科學調查，發軔至遲，按國人最先往雲南大理蒼山及賓川鷄山調查植物者，首推民國九年北京大學教授鍾觀光先生，鍾氏於是年秋到大理，卒因為時甚短，且時令過遲，所得無多，繼之而往者，則有民國十九年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之蔣英氏，在大理，蒙自，思茅等地採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有中央大學助教陳謀，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之吳中倫二氏，往大理，蒙化，漾濞至佛海，班洪一帶採集，陳氏因病歿於墨江；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靜生生物調查所派蔡希陶氏，往迤西及迤南作大規模採集，所得極豐，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該所續派王啓无氏往同地採集，並深入極西北部之菴浦桶 (今稱貢山) 及阿墩子 (今改為德欽縣) 等地，收獲極富，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該所更派俞德浚氏往西北各地採集，深入康南之木里與貢格嶺雪山，及滇省西北極邊之球江上游，其所得除大量標本外，復有森林園藝植物種籽千餘種，實開國人在滇省採集之新紀錄，二十八年夏該所再派王啓无氏二次入滇，往蒙自，屏邊，硯山，西嶠，廣南等地採集，同年該所之廬山森林植物園設工作站於麗江，從事於滇西北植物之三年調查計劃，是年已將麗江及中甸兩地植物作一詳盡之搜集。以上所述，為國人往滇省調查植物之大較，而其調查工作歷時最長，收獲最豐者，首推靜生生物調查所。

願中外人士在過去滇省調查植物之規模最大者，歷時最久，成就最著，對於植物科學及森林園藝之貢獻最大者，首推蘇格蘭愛丁堡皇家植物園之喬治福萊斯

(George Forrest) 氏，福氏前後往滇西採集植凡七次，歷二十有八載，費數十萬鉅金，以百折不回之精神，冒絕大之艱險，專事滇西——尤其西北——高山植物標本及森林園藝植物種籽，球根之搜集，實為開闢雲南西部植物富源之最有力者，其對於科學及園藝之貢獻之偉大，最近英國名植物學者稱之為「自古迄今植物探險家之第一員」要非過譽之詞，筆者與福氏曾有一面之識，並於十年前曾研究其在滇西所採得之蕨類植物千數號，對其為人與行狀，所知較詳，茲來滇西從事調查植物之餘，曾多方搜集關於氏之生前所作所為，以供同人之參考，猶不敢自私，因草斯篇，諒為國人關心滇西植物之富源者所樂許也歟。

二、福氏傳畧

喬治福萊斯氏於西曆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三日生於蘇格蘭之發爾可克 (Falkirk) 村，幼時即好躑躅於其附近田野山林，以觀虫魚鳥獸草木為樂，而其所稟觀察自然界之天才，即在此不知不覺中，日益發揚而廣大矣；其兄為其鄉之一熱心自然科學者，見乃弟喬治此種天才，固已識之，常使之滋長發育，不稍阻擾，福氏他日於自然科學之成就，乃兄平時之誘掖扶導，實與有力焉。

福氏幼年就讀之學校曰起爾馬拿克學院 (Kilmarnock Academy)，距其鄉甚近，畢業後，即入其地之藥劑舖充當學徒，福氏前此所知於植物者，僅為其美麗可人之顏色，及今入藥劑業，更知植物尚具有不可思議的療病治瘡之奇効，於是對於植物之興味益加濃厚。昔日藥劑舖之學徒，一如今日學校中之專習植物學之學生，以實地練習採集，乾製，記載及張貼植物標本之方法，並識其名稱，為必修之課程，福氏對此，尤覺興趣盎然，且其自幼已識其故鄉植物之名，基礎粗具，茲來起爾馬拿克受高深之訓練，其於植物學之知識所得益多矣。夫登山涉水，探求植物標本，一般人固視為一種消遣之舉，然亦知於身體之鍛鍊，品性之陶冶，為力至大乎！福氏早年所受此種訓練，要大有助於其他日之成功也。

起爾馬拿克本為英國十八世紀之舊式城市，生活單調，年少志大如福氏者，居此充當一藥劑舖之學徒，久之不免發生厭倦，且每月所入極微，殊不足以滿其志；在此不良環境下，福氏突遭父母棄養之痛，遺產又薄，不足以供將來俯蓄之需，於是遂毅然棄業，而往澳大利亞，探訪親戚，覓一出路。

福氏抵澳洲後，見其國人以採金而致鉅富者，頗不乏人，年富力强如彼者，見黃金之魔力，豈甘後人，於是亦餐風沐雨，不辭勞苦。從事於黃金之探求，無間晝夜，其辛苦之狀，吾人試一讀澳洲金鑛坑中工人之故事，不難領畧其一二，夫鑛坑中生活之苦，工作之艱，因之喪其身者，更不知凡幾也。福氏以伶仃一身，遠居異域，迫於生計，捨此實無以自立，宜其倍加努力，奮其禿鋤，以發現小小金塊，爲其最後之希望，雖未能盡如所願，而福氏確因經此番「勞動神聖」之鍛鍊，其身體益加堅強矣。其後，福氏又捨採金而入其地之綿羊牧場工作，其生活之苦，實不亞於金鑛工作，然仍不如所願，最後乃離開澳洲，而往南非洲殖民地，仍無一所獲，遂於一九〇二年孑然重回蘇格蘭故鄉。

一日福氏垂釣於曲溫特山峽 (Tweedsdale) 之樂室海濱 (Gladhouse loch) ，忽暴雨驟至，遂趨避於高堤之下，瞥見其側石棺一具，露出一角，福氏異之，趨前一探，見內有屍骨一具，形態完整，開棺撈歸，翌晨，肩往愛丁堡皇后大街之古物博物館，請專家指教，福氏聞之，津津不倦，嗣又數次前往聆教，福氏偶述及其旅行經驗及對於大自然界之偵識之深，古生物家聆而識之，未幾，介紹福氏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園長包爾福 (Bayley Balfour) 教授，畀以植物標本室助理之職，福氏因困於處境，姑受之而不却，徐圖良謀。

福氏既供職於愛丁堡皇家植物園之標本室，殊嫌其所任職務之輕鬆，不足以滿足其體力之需要，故其平時除每日由其寓所至辦公室往返步行十二英里外，復於每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鎮天躑躅於田野之間，或垂釣於小溪，或行獵於山林，以徜徉於大自然界爲快，而以在交際羣中爲刺刺不安，故年及而立，人猶見此身材短健胸部挺突之鏢夫，仍御鄉曲之服，出入都市，不修邊幅，其舉止沉默而有定見，雖其貌不及其他少年之漂亮，然人無敢鄙夷之者，因其生性談諧，長於掌故，人皆樂與爲伍，視爲玩山游水之良伴也。

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標本室，百數十年來，收藏世界各地之植物標本頗稱宏富，福氏供職其中，日以瀏覽標本，識其名稱爲樂，一若爲其他日重要使命，作充分之準備者然。果也，爲時未久，包園長已得其友布雷 (A. K. Bulley) 先生之同意，資助福氏出洋搜集植物品種矣。於此須補充數語者，即包園長非特爲二十世

紀初英國之大植物學家，且為最熱心之園藝學家，其友布雷氏為英國納斯頓城 (Neston) 之富紳，倫敦有名皮斯苗木公司 (Bees & Ltd.) 主人，提倡園藝，不遺餘力，常不惜鉅資，派人往世界各地搜集奇花異木，輸入英國栽培，迄今勿替；福氏初次來華用費，均由其資助，其後歷次來華經費，則皆由包園長向各方募集，故福氏來華採集之成功，多半由於包氏不斷鼓勵與宣傳之力；及一九二二年包氏去世，繼其職者，為司密斯 (W.W. Smith) 教授，對福氏之協助，一如包氏在世之日焉。

當十九世紀之末，有法國天主教神父特拉佛 (Delavay) 及叔里歐 (Soulie) 者，在雲南西部之大理及瀾滄江上游之茨中等地傳教，採集植物標本甚多，輸入法國，經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學家佛浪休 (Franchet) 氏之研究，發現新種及有價值之植物種類以數百計，事為包園長所知，認為雲南西部之高山植物，於英國庭園最有成生希望，遂決定派福氏往滇西採集，此為一九〇四年五月中事也。

福氏往滇西採集前後凡七次，計二十有八年，費三十餘萬金，其首次用費由布雷先生獨力擔任，以後各次，則由英國各著名園藝家合力資助，其主要使命，除採集各種植物臘葉標本，以供研究外，復採集滇西高山所產珍奇森林園藝植物種籽球根，輸入英國，以供園藝家之繁殖試驗；大英博物館亦曾資助其採集滇西鳥類，蝴蝶，及哺乳動物標本，所獲亦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福氏結束其滇西第七次——最後一次——之採集工作，行抵騰越(今稱騰衝)，回國有期，一日，自英國領事館出外行獵，未及四英里之遙，忽然暈倒於地，急呼其後從者，待趨前相助，已不省人事，與世長辭，驚耗所播，各國學者，無論識與不識，聞之莫不惋惜痛悼。福氏享年五十有八，遺一妻三子，均在蘇格蘭，其遺體葬於騰衝西人公墓，遙對其生前多次盤遊之怒江，與高山大川，共其久長，福氏有靈，亦當認為死得其所也歟？嗚呼，如福氏者，洵可謂忠於科學，而殉於科學者矣。

福氏為人和藹可親。寡言笑，富毅力，不辭艱鉅，無種族之成見，對於從者，絕少厲色，病則治之，遇困難則安慰而淬勵之，故咸樂為用；不特此也，當其在滇西採集時，常於百忙之中，為鄉人治病施藥，遇貧而無告者，輒周濟之，凡

其所經之地之人，迄今猶追念不已。筆者茲來麗江，遇其昔日從者數人，靡不稱道福氏之為人，然則福氏之成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三、福氏滇西採集區域概述

福氏來滇採集，前後七次，其所經區域，限於滇西一隅及康滇交界，位於北緯二十九至二十四度與東經九十八度至一〇一度之間，僅於其初次入滇，曾一度東行，遠及位於東經一〇三度之昆明，故其工作地域之範圍，若以直綫連之，幾呈一長方形，即由緬甸之八莫起，北迤西康南部之球江上游及察緘等地，東行經滇省西北極邊之阿墩子（今改德欽縣），中甸而達康省東南之木里土司境，南下經永寧，永北（今合稱永勝），鶴慶，賓川而抵大理南之蒙化，西行經永昌（今稱保山），而迄騰越也。在此長方形地域之內，自北而南，縱貫平行大江凡四，其位置自西而東，曰恩梅開江，怒江，瀾滄江及金沙江（即揚子江上游）均為亞洲著名大河流，發源於康藏高原；兩江之間，有高逾海拔二萬英尺之橫斷山脈，為其分水嶺，曰恩梅開江與怒江分水嶺，自康南之察隅南下，其東曰瀾滄江與怒江分水嶺，自康南之雅卡洛經獨卡拉（Doker-la）南下，再東曰揚子與瀾滄江分水嶺，自阿墩子白馬山南下；金沙江上游起自北緯三十二度，本與其他三江自北而南，平行而流，待至北緯二十七度，乃為麗江北部之玉龍雪山所阻，突然流經二回曲折之斷層，形成二重河套，長可八十英里，再循北緯二十八度三十分東行，為川滇兩省之天然分界綫；金沙江之東，河套之北，為中甸高原（Chungtien-Plataeu），其東北為木里土司境，位於北緯二十八度十五分與東經一〇〇度四十分之間，距金沙江之東河套僅四十英里，過江即入麗江縣境，以上各地，為福氏再三採集區域，曾有驚人之新發現，就中尤以怒涓兩江上游之分水嶺，與恩梅開江上游之蘇江流域之植物尤為豐富，最為福氏不斷稱道者也。

麗江雪山起自中甸高原之東部，為金沙江斷層截為兩段，位於江之北岸者曰哈巴雪山，高出海面凡二萬二千英尺，位於南岸者曰玉龍雪山，高出海面約二萬英尺，其頂部三千英尺處，終年積雪，蔚為大觀，植物豐富，尤饒奇異品種，福氏曾四次駐此，作長時間之採集；其脈南行經鶴慶而達其南之松桂馬耳山，更南入賓川為鷄足山，與大理之蒼山隔洱海東西對峙；鷄足山為中國西南之佛教勝地

，然其植物之豐富，則遠遜於其北之馬耳山及其西之蒼山，福氏對此諸山，亦曾作數度之採集，而於蒼山植物，搜集尤詳，稱為滇西植物富源之一。

大理蒼山山脈起自揚子與瀾滄兩江分水嶺，南行經麗江與維西之間為栗地坪，更南為蘭坪與劍川交界之老君山，經洱源而達大理，老君山為劍川與瀾滄江之分水嶺，植物種類亦富，曾經福氏數度採集，收獲極大。

騰越之瑞麗江上游及其北之瀾滄江與怒江分水嶺植物亦極豐富，福氏曾作數度之採集，有驚人之發現，特其氣候溫和，多數種類，不適於英國庭園之栽培耳。

騰越為福氏歷次入滇採集之根據地，因此城為中國極西南之通商要埠，滇緬交通孔道，且英國於此設有領事館，一切均稱便利，英人視為中國西南之門戶，良有以也。

四、福氏滇西採集紀行

福氏入滇西採集，前後七次，其歷次工作情形及所經之地，可分述如次：

首次入滇

如前所述，福氏首次入滇，遠在一九〇四年（遜清光緒二十八年），係受倫敦市利物浦（Liverpool）城之皮斯苗木公司（Bees & Ltd.）主人布雷氏之資助，其目的在探察雲南西北部及康藏東南部之高原與山脈，搜集新穎及稀珍之園藝植物種籽，輸入英國栽培繁殖是也。福氏自緬甸東北之八莫入滇省至騰越經永昌（今稱保山）而至大理，計行二十天。蓋此係昔日中國西南國際惟一駝運通衢也。其來滇之第一年，專事旅行迤西各地，考察民情風俗地理形勢及植物分佈大概情形，故其採集工作，遠不如以後之積極而宏大也。

福氏於一九〇四年八月中旬到達大理，為迤西最大之城市，地位適中，故決以此城為其向西及西北各地工作之根據地；自此北行經鶴慶，麗江而達金沙江南岸，循康滇大道北行而達瀾滄江上游之阿墩子，並決定以此為翌年採集區域，自此南行渡瀾滄江經茨中，葉枝，維西，蘭坪，劍川等地復回大理，畧事準備，十二月初首途復經麗江之石鼓，渡金沙江而入中甸境，考察中甸高原及其東南之哈巴雪山畢，循原道回大理，前後採得臘葉標本甚多，而種籽則因時令過遲，所得

寥寥無幾焉。

一九〇五年福氏往瀾滄江上游採集，設根據地於茨中之法國天主教堂，渡江經植物種類豐富之白馬山，深入阿墩子，自春至夏，採得臘葉標本一千二百餘號，種籽八十餘種，類皆新穎之品，福氏自以為冬季可以滿載而歸矣，不意迨七月中旬，康邊藏人突告叛變，自阿墩子而及茨中，福氏倉卒出走，僅以身免，其標本行李損失無遺（其遇險情形詳後）。

是年大理蒼山及其西部與北部諸山脈（曾經法國神父特拉佛（Delavay）數度採集）亦經福氏本人及其助手作詳盡之採集，發現甚多，園藝或植物學之新種，尤可貴者，前經特神父發現之重要園藝植物之種籽，亦經福氏首次採得，介紹英國庭園栽培。

同年九月，福氏自茨中脫險後，經維西，大理回至騰越，畧事準備，是月中旬，又首途往怒江上游，北緯二七度至二八度之間，作地理及人種之探險，同行者有騰越英領事李當（Litton）氏，自騰越至片馬，由此溯江而上，為程約一百英里，登瀾怒兩江分水嶺，遙見大理以北諸山如麗江玉龍雪山，中甸東南之哈巴雪山，歷歷可數，旋渡怒江而登怒江與伊勒瓦底江之分水嶺，於河流山脈之形勢趨向均有詳盡之觀察，而於怒江上游之土著曰傑粟（Lissoo）者，其分佈，生活，農業及武器等情形，尤有翔實有趣之描寫，此皆歐西人士前此未知者也。福氏此行，計時約三閱月，除地理與文物之考察外，採得甚多之新異植物標本，惟種籽甚少，因怒江上游一如瀾滄江流域，其氣候係亞熱帶性，多數植物之種籽，不適於英國氣候之生長也。福氏於十二月底回至騰越，身體態疲不堪，友李當氏竟於翌年一月九日因勞苦過度，並罹惡性瘡而死，足見此區氣候之惡劣與旅行之困難矣。

一九〇六年三月中旬，福氏復由騰越出發，經大理而至麗江，時為五月中旬，設根據地於玉龍雪山東麓之雪嵩村，僱用該村大批土著助手曰麼頂（Mossoo）

者，從事長期採集，朝出晚歸，常於雪山上部營帳露宿，按金沙江南北兩岸之雪山，長凡五六十英里，高出海面二萬英尺以上，福氏及其助手在此作詳盡之採集，所獲極豐，尤以高山花卉樹木種籽為可貴，不意於八月底福氏突然罹病，

其病因為去冬在怒江上游所染之惡性瘡，二次發作，初猶勉力工作，嗣病日重一日，不得已回大理，經英國內地會醫生克拉克 (Clark) 氏診斷，認為係一種惡性瘡所致，力促福氏快回英國治療，然福氏為人，勇於負責，卒以種籽已屆成熟時季，萬不可失之交臂，仍留大理療養，所幸渠於罹病之初，已作未雨綢繆之準備，令其各助手繼續採集標本與種籽，不得稍懈。故其後雖臥病大理，而雪山麗江採集工作，未嘗一刻中輟，至十二月止，其所得之豐，實為三年來所僅見，尤以高山植物種籽為多，遂結束其第一次之採集，離滇回國。

二次入滇

福氏於一九一〇年春二次入滇採集，自仰光抵騰越後，逕往麗江雪山，作長期採集，尤致力於玉龍雪山之西麓及中甸東南之哈巴雪山植物，所得極豐，尤以發現甚多新種杜鵑為可貴，其種植幾乎全數採得；又在哈巴雪山發現大面積之原始松杉森林，而以落葉松 (*Larix tibetica* Franch.) 為尤甚云。是年大理蒼山及鷄山等地之植物標本與種籽，派由大批助手擔任採集，所得亦多，是年終，福氏又二次滿載回英國。

三次入滇

一九一二年春福氏循原道第三次入滇，惟因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秋中國發生政治革命，影響所及，全國騷然，時各國駐騰越領事令其僑民集中騰越，不許旅行滇省內地，福氏行抵仰光，得此消息，當即函令其麗江雪嵩村助手往騰越候命，及福氏到達，即令彼等在騰越附近之瑞麗江與怒江分水嶺採集，所獲亦復可觀；惟自去秋武漢革命軍興，風聲所播，全國響應，騰越駐軍亦於是年夏反正，其他各國僑民，震恐異常，九月中旬，英領事令福氏及其他英僑一律撤退，避入緬甸境內，福氏與其助手自雷波退至密支那，轉往八莫，由此復令其助手二三人為一組，回至騰越附近，繼續採集種籽，幸安然無事，及十一月底，中國境內又告平靖，福氏重回騰越。

一九一三年春，滇西各地，復歸平靖，福氏得其領事許可，重回大理蒼山及麗江雪山作第三次之採集，其僱用之人，比前更多，以便擴大採集區域。滇西南之瑞麗江流域及其上游山嶺植物，由助手擔任採集；位於北緯二十五度至二十六

度間之瑞麗江與怒江分水嶺，(Shweli-Salwindivide)之植物採集，亦歸彼等任之；大理蒼山及漾濞壩子之植物則由另一組助手採集，彼等遠及蒙化境內之紅河發源地域及洱海東邊之鷄山，作往返採集。福氏本人則自麗江雪山向金沙江之東，西北三方面推進，東進至永寧土司境及西康之木里土司境內，北及中旬全境，直達北緯二十八度十五分，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至一百度二十分之間之地域，包括揚子與瀾滄兩江之分水嶺，均詳盡採集，所得標本與種籽尤多。

是年十二月初，福氏自麗江滿載而回騰越，道經大理，隨值駐軍三千人叛變，遂被扣留，同時被扣者有大理內地會牧師韓乃(Hanna)氏叛軍命彼二人為傷兵看護，如此者凡二十餘天，十二月二十四日經昆明援軍趕到圍攻，大理又告克復福氏等始獲自由，釋回騰越，亦云幸矣。

一九一四年福氏採集區域一如去年，其本人仍往麗江，招募更多助手，設根據地於金沙江北岸之哈巴雪山，向北及西北兩方進展，直至其一九〇五夏季採集之白馬山，阿墩子茨中及揚子瀾滄兩江分水嶺，自哈巴東進於五六兩月達永寧東境之裏塘河流域，見揚子江與裏塘河之分水嶺非常荒涼，大都為乾燥區域。蓋因麗江雪山山脈縱亘於西及西南，一如屏障，夏季自印度洋面流入滇西之水蒸氣為其所阻，不能飛過而達此也。永寧土司境內，雖不乏於植物學上甚多有趣之種類，然於園藝上極有價值者頗不多見，因其地層之構造南起金沙江之奉口，已由黃粘土與片頁岩層代替江西與江西北各地之石灰岩，故其植物種類在質量與分量兩方，均遠遜於江西與江西北各地也。又據福氏之觀察，揚子與瀾滄兩江之分水嶺之多處，如阿墩子南之白馬山，植物種類異常豐富，其豐富程度，僅稍遜於瀾怒兩江上游之分水嶺耳。福氏於本年所得貴重高山植物種籽，實為其入滇以來所僅見，博得英國園藝界之空前賞識焉。

四次入滇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為福氏第四次入滇採集時期，在此三年中，福氏除重訪其前三次未經詳盡採集之各地，尤致力於杜鵑植物之搜集外，在滇西方面則仍以騰越為根據地，向其北，東及東北三方進行採集，其最驚人之一發現，莫過於碩杜鵑(*Rhododendron gigantea*)，此樹高達七十九英尺，幹部周圍七尺九寸，樹

冠開展達四丈，產於騰越北之恩梅開江與怒江分水嶺（北緯二十五度四十五分）之東邊森林中，高出海面九千英尺，現愛丁堡皇家植物園之博物館中，陳列此樹之木材標本，計其年輪有二百八十個之多（即其年齡為二百八十年），實為世界上最偉大之杜鵑樹，在滇西僅一處見焉。又在騰越附近之瑞麗江與怒江分水嶺（北緯二十五度二十分左右，海拔七千英尺）之叢林中，福氏發現一種杜鵑曰格氏杜鵑（*Rhod. Griersonianum*），其花為有絹絲光澤之淡血紅色，為杜鵑花中之最美麗者。

福氏在滇西北之麗江，中甸等地，發現銀葉杜鵑（*Rhod. Trailianum*）叢生數里，其葉為銀灰色，滿布於破殘松林之下，遙望儼然如雲棲止云。其在瀾滄與怒江分水嶺（北緯二十八度四十分）見多種矮小杜鵑，羣生於沼澤地，汗泥腐草深可數尺，其生長所需之環境，有如此特殊者。又在同地及中甸高原邊境（北緯二十七度四十分至二十九度之間），海拔九千至一萬四千尺之間，發現杜鵑屬植物為其他植物組合之主要成分，往往佔廣大面積，叢生成林，滿山遍谷，實為前所未見，夏春之交，花蕾怒放，萬紫千紅瀾望皆是，極人世之大觀云。

據福氏多年觀察之結果，認為雲南西北各地高山，杜鵑種類特別繁多，其原因，實由其地石灰岩風化所成之粘土，富於鎂之成分所致；前此學者，公認杜鵑不能於石灰岩或含有石灰質之土壤生長，此說經福氏在滇西北實地觀察結果，幾乎根本推翻矣。以上所述，均為福氏對於杜鵑植物生態方面之特殊貢獻，而其發現之數百新種，猶不計焉。

五次入滇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福氏第五次入滇採集，除繼續搜集滇西各地植物外，更深入其西北極邊，而達康省之察絨（*Tsar-ong*），位於怒江與球江分水嶺（北緯二十八度五十分），發現極豐富之杜鵑種類，實為其初所不及料者；在滇西方面，除二次探訪其一九一九年所發現之碩杜鵑產地外，更北行深入北緯二十六度二十分至二十七度十分與東經九十九度十分至一百度之間之地域，即今日之知子羅，上帕，蘭坪一帶，為前此未經採集之區域，所獲新品極多。一九二三年福氏回英，其助手仍在以上各地繼續採集。

六次入滇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福氏第六次入滇採集，在此二年中，福氏仍致力於騰越附近山嶺，及其西北瑞麗江與怒江分水嶺（北緯二十五度二十分至二十五度四十分）之植物，自此更向西北經土谷（Htagaw）比毛（Hpiiman）及起米里（Chimili）等山凹而達恩梅開江與怒江分水嶺（北緯二十六度至二十六度三十分）；在滇西北方面，則致力於維西西北地帶之植物，即揚子與瀾滄兩江分水嶺及瀾怒兩江分水嶺（北緯二十七度至二十七度三十分），由此再度深入察緘；東行再度達永寧之東境。一九二九年福氏因病留英休養，惟其滇西採集工作仍令其大批助手繼續進行。

七次入滇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福氏第七次入滇，臨行時告其友曰：「此係余赴華採集之最後一次，余所獲已多，且曾備嘗辛艱，殆為余退休時矣，余此次採集結束回來以後，將以垂老之年，致力於余畢生在華所得植物標本之研究……」○與福氏同行者，有詹斯登氏（Major Lawrence Johnston），詹氏曾一度任倫敦市長，為英國格勞修斯脫城（Cloucestershire）之著名園藝家，此次隨福氏到滇，意欲領畧滇西一切偉麗風景文物，但出發未久，卒因病回騰越。福氏仍往以前歷次所經各地，採集其尚未採得之種籽，所得之豐，可於其最後一次致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園長司密斯教授函中見之：「余此次所得各種種籽之多，遠過以前各次，蓋余所欲得者，幾盡得之矣；報春花（Primula）種籽甚多，內有數種多至三至五磅，綠蒿絨（Medonopsis），山蒜（Nomocharis）及百合等之種籽，亦復如此，百合球根所得亦多，以上一切待清理完畢，約有五六百種之多，重可三百餘磅，須裝二駄，方能運出，倘各事順利，則余在華二十八年之努力，可獲一圓滿結局矣」○孰意是年十二月中回至騰越，正欲凱旋而回之際，溘然與世長辭，夙志以終，良可惜矣。

五、福氏在滇西發現植物之種類及其對於科學之貢獻

福氏入滇西採集前後凡七次，費不貲之鉅金，冒絕大之艱險，跋涉於人跡罕到，烟瘴瀰漫之叢嶺高原，凡二十餘載，果何為哉，曰為科學也，然則其對於科

學之貢獻究何如，是則爲吾人所欲知者。按福氏在滇西前後七次所採得之植物標本數量，有如次述：

第一次——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年： 標本一至五四九八號

第二次——一九一〇年： 標本五四九九至七四〇一號

第三次——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 標本七四〇二至一三五九八號

第四次——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 標本一三五九九至一九三三三號

第五次——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 標本一九三三四至二三二五八號

第六次——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 標本二三二五九至二六一六一號（內有八一五號係其助手於一九二三年福氏回國期中所採）

第七次——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 標本二六一六二至三一〇一五號（內有二二〇〇號係其助手於一九二九年福氏回國養病期中所採）

據上列數字，可知福氏前後在滇西及康省邊境共得植物標本三萬一千零十五號每號以三至四份計，則其標本總數當在十萬左右，亦堪驚人矣。

自一九〇七年起，迄今日止，凡三十餘年，各國專門學者數十輩，孜孜從事研究福氏在滇西所得如許豐富之植物材料，其首次採集標本已由德國柏林大學植物園園長笛爾斯 (L. Diels) 教授於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所主編之「福氏中國植物誌」，在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學報發表，其以後歷次在滇西採集之植物，經各學者之研究，發爲論文，不知凡幾，且更不知尚須經若干年，始能將其全部材料研究完竣也。

茲就各學者已經發表福氏滇西植物標本之論文，加以統計，則知滇西植物種類，經福氏採得者，約有六千種之多，其中一千二百餘種爲科學上新的發現，三千餘種爲新的地理分佈，即其多數之種，係前人在印度及喜馬拉雅山等地發現，茲經福氏之努力，亦在滇西首次發現者，惜限於篇幅，未能一一詳述，僅就福氏所發現之各科新種植物，作一初步之統計，俾讀者目瞭然於滇西今日植物，以何科最富於新品，而知所致力焉：

石楠科新種凡三二一種（內有杜鵑新種三〇二），報春花科一二四（內有報春花新種一一六）菊科九一，龍胆科三三，唇形科四三，蘭科四三，百合科三二

，苦苣苔科三一，薔薇科二五，玄參科二二，樺木科二〇，茜草科一九，桔梗科二一，景天科一八，石竹科與紫堇科及爵床科各一五，醉魚草科一三，十字花科，繖形科各一二，越橘科，樟科，蓼科，忍冬科，木犀科及馬鞭草科各九罌粟科，楊柳科，衛矛科，鹿蹄草科，及蕨類各八，松柏科與其他裸子植物，紫草科，蘿藦科，豆科及小檗科各七，木蘭科，瑞香科，及五加科各五，大戟科，天南星科及安息香科各四，殼斗科，鳶尾科，薑科，狸藻科及岩梅科各三，山茶黃芩莎草科，睡蓮科，紫葳科，敗醬草科，山蘿蔔科，鼠李科，山茂檉科，柿樹科，及灰木科各二，核桃科，榆科，金縷梅科，酢醬草科，黃楊科，漆樹科，胆八樹科，錦葵科，山茶科，檉柳科，茜草科，柳葉菜科，木瓜樹科，牻牛兒苗科，赤鐵科，省沽油科，夾竹桃科，葫蘆科，百步科，鴨趾草科各一，而各科之新變種及其他如禾本，眼子草等科猶不計焉，即已經發表之各科材料，尙未經全部研究完畢，他日當續有新品發表也。

由上以觀，可知福氏在滇西發現新種植物之多，而最驚人者，莫過於杜鵑與報春花兩屬，前者有三〇二新種，後者有一一六新種，經其首次發現，非特於植物科學別開生面，且使世界學者認識滇西——尤其西北部——高山區域，實爲此二屬最美麗花卉植物之大本營，於植物地理分佈學上添加最燦爛動人之一頁焉，其他各科植物如龍胆科，百合科，菊科，蘭科等等之新種發現，於科學上亦有驚人之重要性，菊科與龍胆植物之地理分佈，大都同於杜鵑與報春花，而蘭科植物種類，則於滇西各大江流域，氣候屬亞熱帶或溫暖帶之地方，尤爲繁盛，且其多數之種，生態奇特，花形古怪，尤爲旅行其地者嘆賞不置焉。

世界學者，於研究福氏滇西植物之時，追念其百折不回之精神，及其對於科學之偉大貢獻，故往往以福氏之名名其所發現之新種植物，以留永久紀念。按福氏所發現一千餘百種之新種植物中，以其名稱之者，佔一百餘種之多，茲列舉於次，使讀者對於福氏所貢獻於科學之偉大，得更深切之印象：

Podocarpus Forrestii W. W. Sm. (羅漢松科羅漢松屬)，*Pseudotsuga Forrestii* Craib. (松杉科黃杉屬)，*Abies Georgei* Craib (松杉科冷杉屬)，*Tsuga Forrestii* Downie (鐵杉屬)，*Laportea Forrestii* Diels (蕁麻科)，*Arenaria Forr*

estii Diels (石竹科) , Polygonum Forrestii Diels, Rdeum Forrestii Diels (以上二種爲蓼科) , Aconitum Forrestii Stapf, Clematis Forrestii W. W. Sm., Delphinium Forrestii Diels (以上三種爲毛茛科) , Litsea Forrestii Diels, Phoebe Forrestii W. W. Sm. (以上二種爲樟科) , Meconopsis Forrestii Frain, M. George G. Taylor (以上二種爲罌粟科) , Chrysosplenium Forrestii Diels, Saxifraga Forrestii Engl. et Trmsch (以上二種爲虎耳草科) , Rosa Forrestii Foché, Rubus Forrestii Hand-Mzt. (以上二種爲薔薇科) , Pueraria Forrestii W. E. Ev., Dumssja Forrestii Diels, Lespedeza Forrestii Schindl, Pitanthus Forrestii Craib. (以上四種爲荳科) , Caruga Forrestii W. W. Sm. (槲櫚科) , Geranium Forrestii Knuth (牻牛兒苗科) , Phyllanthus Forrestii W. W. Sm. (大戟科) , Ilex Forrestii Comber., I. Georgei Comber. (以上二種爲冬青科) , Evomyms Forrestii Comber., Tripterigium Forrestii Loes. (以上二種爲衛矛科) , Staphylea Forrestii W. W. Sm. (省油沾科) , Acer Forrestii Diels (槭科) , Meliosma Forrestii W. W. Sm. (清風藤科) , Impatiens Forrestii Hook. (鳳仙花科) , Rhamuella Forrestii W. W. Sm. (鼠李科) , Sloanea Forrestii W. W. Sm. (胆八樹科) , Hibiscus Forrestii Diels (錦葵科) , Thea Forrestii Diels (山茶科) , Viola Forrestiana W. Becker (堇科) , Epilobium Forrestii Diels (柳葉菜科) , Angelica Forrestii Diels, Trachydium Forrestii Diels (以上二種爲繖形科) , Pyrola Forrestiana H. Anders (鹿蹄草科) , Vaccinum Forrestii Diels (越橘科) , Craibiodendron Forrestii W. W. Sm., Gaultheria Forrestii Diels, Rhododendron Forrestii Balf. f. (以上三種爲石楠科) , Primula Forrestii Balf. f. (報春花科) , Symplocos Forrestii W. W. Sm. (灰木科) , Osmanthus Forrestii Rehd. (木樨科) , Buddleia Forrestii Diels (醉魚草科) , Pleurogyne Forrestii Balf. f., Lomatogonium Forrestii (Balf. f.) Fern, Gentiana Forrestii Marquand, G. Georgei Diels (以上四種爲龍胆科) , Cynanchum Forrestii Schltr., Periloca Forrestii Schltr. (以上二種爲蘿藦科) , Omphalodes Forrestii Diels, Microula Forrestii (Diels) Johnston. (以上二種爲索草科)

, *Caryopteris Forrestii* Diels (馬鞭草科) , *Pedicularis Forrestiana* Bonati, *Scrophularia Forrestii* Diels, *Veronica Forrestii* Diels (以上三種爲玄參科) , *Ajuga Forrestii* Diels, *Dracocephalum Forrestii* W. W. Sm., *Scutellaria Forrestii* Diels, *Phlomis Forrestii* Diels, *Plectranthus Forrestii* Diels, *Salvia Forrestii* Diels (以上六種爲唇形科) , *Briggsia Forrestii* Craib., *Lysionotis Forrestii* W. W. Sm., *Oreonharis Forrestii* (Diels) Skan, *Ornithoboa Forrestii* Craib., *Perantia Forrestii* Craib., *Peterocosmos loerestii* Craib., *Roettlera Forrestii* Diels *Tremacron Forrestii* Craib. (以上八種爲苦苣苔科) , *Strobilanthes Forrestii* Diels (爵床科) , *Galium Forrestii* Diels, *Leptodermis Forrestii* Diels (以上二種爲茜草科) , *Abelia Forrestii* Diels (忍冬科) , *Adenophora Forrestii* Diels, *Codonopsis Forrestii* Diels (以上二種爲桔梗科) , *Cyananthus Forrestii* Diels, *Artemisia Forrestii* Diels, *Cremanthodium Forrestii* F. Jeffr., *Jurinea Forrestii* F. Jeffr., *Leontopodium Forrestianum* Hand-Hzt., *Parasenecio Forrestii* W. W. Sm., *Saussurea Forrestii* Diels, *Serrulata Forrestii* Iljin. (以上十一種爲菊科) , *Allium Forrestii* Diels *Hemerocalis Foaestii* Diels, *Lloydia Forrestii* W. W. Sm. (以上三種爲百合科) , *Iris Forrestii* Dykes (鳶尾科) , *Amitostigma Forrestii* Schltr., *Cymbidium Forrestii* Rolfe, *Hemipilia Forrestii* Royle, *Habenaria Forrestii* Schltr., *Herminium Forrestii* Rolfe, *Orchis Forrestii* Rolfe, *Pleione Forrestii* Schltr. (以上七種爲蘭科) , *Vittaria Forrestiana* Ching (蕨類) 。

筆者至此，不禁重有感者，即自有植物科學史以來，世界各地之植物探險家亦衆矣，然以一生精力，二十八載之時間，百折不回，不辭勞苦，專致力於某一地域植物之窮搜竭索，其所得之成就，無論在質量與數量方面，如福氏在滇西所獲之豐且精者，實爲絕無僅有，以一人之名而名一百餘種之植物，以紀念其成就，如此非常榮譽，更爲曠古罕見，宜乎福氏之名與滇西植物，共其久長，而永存不朽矣，此尤爲我國今日急功好名淺嘗輒止之學人所當深思長察者也。

抑更有進者，福氏對於其他自然科學，亦有重要之貢獻，據大英博物館之勳

物學權威方面之報告稱：福氏在滇西所採得之鳥類標本甚多，經研究結果，有九十種鳥類係在滇西初次發現者，內有三十種係鳥類學上之新發現；其所採之蝶類標本，經將來研究後，諒於昆蟲學上亦有新異之貢獻焉。再滇西今日之人種及人文，為亞洲大陸最複雜而最豐富之區域，福氏在旅行期中所搜集關於人種及人文之標本材料亦稱可觀，現一一陳列於蘇格蘭皇家博物館中，以供研究及展覽。吁，人之對我邊區問題之調查研究，可謂無微不至，此尤為我國學者當急起而直追者也。

六、福氏對於世界森林園藝之貢獻

如前所述，可知福氏對於自然科學 尤其植物學 貢獻之偉大，願其非如一般植物採集者，僅斤斤於純粹科學之研究，乃更致力於滇西植物的經濟價值，故其對於歐美各國今日森林園藝之進步，實亦有不朽之貢獻。按福氏前後二十餘載，自滇西各地——尤其西北——高山所採集之森林園藝植物之種籽，輸入英國，經植物學研究機關，園藝公司及私人庭園栽培繁殖者，有三千餘種之多，此實為福氏歷次入滇之主要目的，故英國各大公私園藝機關，不惜重金，資助福氏，遠涉重洋而入滇西，從事於珍奇之園藝植物種籽之搜集。據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園長司密斯教授一九三一年之調查，確知英國全國公私庭園所栽培之花卉樹木種類，約百分之四十來自中國各地，就中尤以出自雲南西部者獨多，此皆福氏之力也；且司教授此項統計，遠在十年以前，其時福氏自滇西輸入英國栽培之甚多植物種類，尚未成長，猶未計入，至於今日，則英國栽培之滇西植物種類，當更加多矣。茲限於篇幅，未能將福氏前後自滇西輸入英國栽培之經濟植物，擇要列舉，但吾人試一閱英國百數十之園藝苗木公司之售品目錄，連篇累牘，見滇西原產植物種類，實佔重要地位，成為顯著之商品，推廣於全世界矣。

憶十年前，筆者在英國時，不時參觀其皇家園藝學會所主辦之花卉園藝展覽會，及其每年春季所舉行之萬國園藝展覽會，會場陳列滇西花卉苗木，隨處可見，往往一本之價，動輒十數仙令，而好之者猶爭相購求，毫無吝色，每經專家評判結果，輒獲重獎，報紙雜誌，大為宣傳，足見滇西植物在國際園藝上所居地位之隆與動人之深矣，西諺有云：「無中國花，不成庭園」，豈偶然哉；而回顧我

國通都大邑，公私庭園所栽培觀賞者，幾乎全係舶來之品，為歐美各國數百年來習見之花卉，一入國境，好之者趨之若鶩，譽為名花，捨已芸人，莫此為甚矣，最足怪者，三十年來國內各地公私林場苗圃所爭相培養者，非黃金樹與洋槐（又稱刺槐），即桉樹（又稱油加里樹），視為重要造林樹種，雖僻居邊區各地如雲南極西北各縣之建設局苗圃，亦復如此，道傍公園所栽植者幾乎無非此三數種劣等舶來樹種，而各地固有之優良種類如鐵杉，雲杉，冷杉，落葉松，葉松，黃杉（即美國產花旗松之一種）等等，雖近在咫尺不知利用，或竟有不識為何物者，良可嘆矣。

滇省西部及西北部之材用森林，自昔號稱豐茂，即福氏及其他遠年在四五十年前之西國旅行家均同口稱道，但據最近七年靜生生物調查所在滇西各地調查報告，及筆者之目擊情形，昔日茂林，因濫伐焚燒，或已夷為童山，或在加速破壞之中，如此慘痛情形，倘不立予設法制止，則恐不久將來，雖欲保護而不可得，行見良木絕跡，荆棘遍地，即種籽來源，將反向國外購買而未由矣，興念及此，不寒而慄，願政府當局及早圖之。

福氏於第四次滇西採集回國（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後，英美兩國最高園藝學會，給予各種榮譽，以紀念其成績之優異，其最著者，有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於一九二〇年贈予之維多利亞榮譽勳章（Victoria Medal of Honour），同年美國麻省園藝學會贈予之喬治白金牌，一九二七年英國皇家園藝學會又贈予維起紀念章（Veitch Memorial Medal），凡此類榮譽，非於園藝學有特殊之貢獻，不易獲得也；又一九三〇年英國洛度杜鵑花銀杯，（Loder Rhododendron Cup），贈予福氏，以紀念其在滇西發現一百餘種之新杜鵑，及介紹二百餘十種之杜鵑花至英國庭園之功，福氏一人獲如許非常榮譽，非其對於園藝貢獻之偉大，曷克臻此。

七、福氏在滇西所遇之艱險

福氏非常之成就，已如上述，然此非運險僥倖者可比，吾人須知其滇西所遇之困難及危險，有非常人所能忍受者。當其首次入滇，適值遜清末葉（光緒二十八年），清廷以戰敗之餘，迫弛海禁，對於各國僑民，極為戒懼，內地官吏，

復昧於大勢過自哲人種，更爲滯促不安，歧視阻撓，無所不用其極，福氏所謂「不斷的與地方官吏發生衝突與摩擦，無時無地必須設法消釋其誤會與敵視」一語，不爲無因；及深入至滇省極西北之康省邊境，喇嘛統治勢力之下之區域，福氏所遭困難益大，因此輩藏民，數千年來，向抱門戶閉關主義，對於初入其境者，不問其目的何在，必想盡方法，百端阻撓，甚至威逼，此皆爲福氏初年在滇西所遇人事上之困難；凡曾經從事於邊區科學調查人員，類皆飽嘗之，特其困難之程度，各有不同耳。

其次爲言語之困難，緣滇西居民種族，至爲複雜，因交通阻塞，言語因地方與種族而異，福氏所謂：「滇西民族情形之複雜，一如高加索之高原，直可稱爲百國之鄉，最值得頭等文物學者之調查研究」一語，實爲滇西通如福氏者之經驗談也。滇西各地，在三四十年前，漢語不甚通行，福氏雖有通譯隨行，然僅諳漢語，其他方言，非其所知，其初年所遇困難之鉅，自不待言矣。

其次爲自然界之困難，滇西大江流域，氣候惡劣，一如熱帶區域，瘴癘病菌，惡毒動物，遍地皆是，尤以怒江流域之惡性瘧疾最爲可懼，偶一不慎，往往有致命之虞。一九〇五年冬，福氏偕英國騰越領事里當 (Litton) 氏往怒江上游探險，未及三月，即中惡性瘧蚊之毒，里氏回騰越未久而致命，福氏亦大病月餘，翌年晚秋，舊病重發，醫生束手，幸其體質強健，而免於禍，然病毒深入膏肓，時發時輟，直待回國就醫，始告根除焉。滇省極西北之高山區域，早則九月底，遲則十月與十一月之間，即冰雪遍地，交通斷絕，福氏在其地採集，數度爲雪封鎖，人畜凍斃，轉輾而出，幸告生還；憶靜生生物調查所俞季川氏二十七年九月在怒江與綠江分水嶺採集，某夜，氣溫驟降，風雪交加，亦爲雪所困，營不得出，此種困難，福氏固已飽嘗之矣。

然福氏在滇西所遇最大之危險，莫過於一九〇五年七月康邊喇嘛之亂。是年夏，福氏往瀾滄江上游採集，設根據地於右岸之茨中 (Tzekou) 法國天主教堂，位於北緯二十八度，(海拔高五千英尺)，工作進行順利，所得植物標本極多；時前藏 (即今日之西康省) 喇嘛，不滿於清廷川滇邊防督辦趙爾豐氏之治康政策，率衆叛亂，全區擾然，七月中旬阿墩子失陷，距福氏所駐地僅兩日程耳，初猶

不介意，仍繼續採集，圖聞叛徒之目的，在攻陷茨中天主教堂，因天主教自傳入滇康邊境以來，喇嘛教徒嫉之如仇，每欲逐之甘心，風聲所播，茨中藏民，起而響應，時神父杜波乃（Dubernard）與蒲爾多（Sourdonnec）二人，年均高邁，處於四面楚歌之中，無法抵抗，遂與福氏星夜出走，是月十九日夜事也。福氏等出逃之目的地為葉枝，位於瀾滄江左岸，距茨中南一百二十里，駐有少數軍隊及友好之士司，或可資保護，翌晨，過一村，詢悉叛徒已到茨中，逼索二神父及福氏，未獲，焚其教堂，兼程南下蹤追，福氏知事急，求助於村長為導，村長佯允之而不行，多方託故，意在陷害氏等，福氏知其意，遂無導前行，午後過一嶺，回首北眺，見茨中全村，烟火燦燦，叛徒無數，又向南追來，福氏等急下嶺，入一山谷，二神父力主少息，畧進午餐，福氏則主盡力遁逃，以免受敵人包圍，但因二神父見其教堂被燬，無家可歸，精神一蹶不振，只得勉從其議，然福氏知事急，無心進餐，遂一人登附近小山，一探究竟，舉目北望，果見大羣叛徒，已越過彼等甫過之嶺，而衝入神父等所在之山谷矣：福氏遂嘶聲吶喊：「敵人已到」，於是谷中人羣散亂，各自逃生，蒲神父神志已亂，急向溪邊遁，意欲涉水南逃，福氏知其不可，急止之無効，未及數百步，即中叛徒毒箭倒地，隨二神父出逃之天主教徒八十人，亦多數罹難，內有婦女十人，均投水自盡，以免被執後受更慘酷之痛苦。福氏目擊其同行者多數遇害，知自己之生死，亦間不容髮，遂轉身遁逃。

福氏被困之山谷，長凡十五里，寬約五里，左為瀾滄江，時值盛夏，水勢洶湧，右為高山（即瀾怒兩江分水嶺），壁立千仞，無路可上，南北兩方之山崗，中貫羊腸小道，為惟一生路，已為敵人所佔據，進退兩難，不得已遂由一小徑向江邊遁逃，孰意行不數百步，即見武裝敵人十數名，設伏於距其百碼之遙，瞥見福氏即窮追，時福氏携有二十響手鎗，及精良快鎗各一枝，子彈二百餘發，力足以抵抗，然一轉念間，恐敵聞聲，擁蜂而來，殊非其一人所能應付，遂轉身循原道速遁，每遇徑迴路轉處，一躍而過，以免遺靴印於地，為敵人所識；待離敵人稍遠，遂躍入叢箐中，自陡坡下滾，達千餘尺，衣服為荆棘所撕，悉成條帶，頭面及兩手無完膚，血流如注，其狼狽之狀，殆難以言喻。福氏此時避於一大石後

，以備爲敵人發覺時，作最後之掙扎。未幾，敵人果蹤追而來，福氏屏息以待，敵人不知其避於路下，仍循道向前直追兩過其處，幸免於難，然福氏仍不敢稍動，待日暮，始緣三千尺之石壁，猿升而上，意欲仍向南方遁，及至山巔，見四面火炬輝煌，蓋敵已早爲之備矣。南逃既不可能，徬徨無所之，而不知東方之既白，計無所出。只好仍下竄回溪邊林中，潛待天黑，再圖南逃，如此者凡經八日之久，而終無法脫險。

被困之第二日，福氏脫去其所御之獵靴，埋於溪流大石下，以免留靴印於其所經之地，爲敵人發覺其所在。第三日，敵人發覺福氏匿處，追之甚急，不得已，躍入溪中，水深及腰，溯遁者凡三里之遙，始免於難。第四日，福氏爲五六敵人瞧見，忽二毒箭穿其帽而過，可謂險矣。第五日，福氏又爲一藏婦所見，速逃而免於禍。第六日，福氏因徹夜圖逃，未獲所願，饑疲不堪，躲於溪中一枯木之下，不覺酣睡，忽爲人聲驚醒，見武裝喇嘛三十餘人，距其不遠處，涉溪而過，福氏見之，不覺怒火冲天，本可憑其優越之武器，使多數敵人飲彈丸而死，但一轉念間，恐一彈甫出，毒箭如雨而來，非其一人所能敵，曷姑守鎮靜，或有一線可生之望也。最足奇者，一日，福氏躲避於溪邊叢林中，見一羣敵人蜂擁追來，福氏自度此係其生命之最後一着，正在籌思如何利用其武器，方能殲滅敵人時，忽遙見杜神父立於半山，頻搖其手，似令福氏順流水下逃，從之，竟免爲敵人所執，然杜神父爲暴徒所殺已三日，何得再見其人，此事福氏自思實覺太離奇矣。

被困之第八日，福氏非惟身無完衣，體無完膚，且兩足腫不成行，遍體泥水，卽其生死亦已置之度外，因八日之饑餓與疲勞，是夜精神恍惚，不能自立，自度去死境不遠矣，然一轉念間，猶毅然作最後之一試。緣在此山谷中，有小農村二處，草舍數椽，爲粟粟農民所居，福氏於九日晨決意前往一村，以武力要挾居民，給予食物，成則固佳，不成雖死無憾矣。計已定，暮色蒼龍之際，毅然鼓勇前去，至一家，福氏見主人非特無敵態度，抑且頗爲客氣，出其惟一之食物「糝粿」（卽已炒過之青稞和油作成之糝餅），相款待，時福氏饑腸轆轤，見此美品，不覺狼吞虎食，飽餐一頓，然食之過多，而致胃漲，險遭不測，其後腸胃發炎

，閱數月而始癒，此實爲初所不及料者。

村中頭目，爲一忠厚長者，非惟款待福氏，且力爲營救，囑福氏避其家，凡四日，精神稍稍恢復，即化裝一農人，由頭目爲導，循溪逃出被困之山谷，而至瀾滄江邊之一小村，見其頭目，悉大隊暴徒已北退，現仍留有小隊，搜索全區，期獲福氏而後已，昨夜尚有一隊敵人，來村投宿，今晨他往，令福氏急避其家，待日暮，渠將遺獵夫數人，護送福氏往距此十餘里之一農村過夜，翌晨再設法送其出境云云，福氏善其計而從之。

翌晨果有導者數人來，率福氏向西行，登瀾怒兩江分水嶺，始漸離險境，心稍安。惟時值雨季，雷雨如注，無時或歇，所經皆萬山重疊，密林叢菁，導者須斬荆棘，攀石壁，魚貫而上，及達高處，則杜鵑叢林，密不可入，報春，龍胆，丁香，虎耳草等花，遍地綿繡，美不勝收，實爲植物學家之天堂，行行重行行，始達山脊，高出海面一萬七八千英尺，爲終年積雪地帶，寒不可當，福氏等沐雨露宿，時或雷雨驟至，雖欲生火取暖，煮水止渴而不可得，惟日賴糲把充飢，而已，及達絕頂，始折向南行，凡六日，越冰河，跨雪山，捫石緣岩，兩足盡瘁，然不得不鼓最後之餘勇前進，待計程已出險境，始自山頂向東下，希達瀾滄江邊，及下至九千英尺處，始見村落，心稍安，孰知禍患之來猶未已也。此間粟粟農民當每年夏秋包穀（玉蜀黍）成熟之前，道路兩旁，遍插竹杆，名曰「烹其」（Panji），以防人之竊其莊稼，其竹杆長一尺五寸，寬約及寸，插入土中，露五寸於土面，其上端尖利如刀，並以火燒焦，使之堅硬如鐵，覆以樹葉或鬆土，赤足觸之，鮮有不洞穿者，福氏赤足入其村，未之前知，一足中一竹杆，自足底穿過其背，露出二寸許，其疼痛可知，然猶只得忍痛前行，血流遍路，創口經數月始癒合焉。（筆者於民國十八年往廣西西北之苗僮區域調查植物時，見其地居民亦有同樣風習，行者戒懼）。

最後，福氏到達瀾滄江西岸之一村，其東岸即葉枝，原爲福氏等自茨中出亡之目的地，其頭目某爲福氏相識，聞其至並知其所遇，遂冒險過江相見，並帶土布一疋，以供福氏綁紮傷口之用，大量猪肉雞蛋餅餌食物以餉福氏，又衣服一套，爲其更換，是晚福氏沐浴安息，得半月以來未有之安適，然暴徒仍成羣在葉枝

附近搜尋福氏，頭目告其切勿過江。翌晨化裝一藏人，隨導者仍沿瀾滄江西岸南逃，凡四日，始達維西廳（現改爲縣）之西岸，經溜索渡江入城，凡知福氏者，無不慶其再生焉。福氏在此休養，閱數日，由駐軍護送南下，計行十九日到大理。

當藏民叛亂消息傳至維西，全城震驚，其地駐軍因未奉命，迄未出動營救。福氏遇險期中，其中外友人，均以爲其死難無疑，消息傳至蘇格蘭，全家痛悼，爲之加孝守制，如此者，凡閱半月有餘。

福氏從者十七人，惟一人脫逃，餘皆遇難，其行李，採集用具及標本二千餘號，種籽八十號，喪失無遺，而其僅以身免，可謂萬幸矣。

以上遇險經過，係出福氏自述，筆者特爲釋述，供諸讀者，亦以見福氏之智多謀，遇事從容之一般矣。

八、福氏遺著及滇西植物誌重要目錄

※植物採集遇險記 (The Perilsoof Plant-Collecting in Gardeners' Chronicle, May, 1910.)

福氏一生精力，大半消耗於野外生活，研究與著作較少，故其於末次來華前，滿欲於回國後致力於滇西植物之研究，作有系統之著述，而天竟不假之以年，歿於途次，識者惜之，倘其於結束滇西採集工作之後而猶健在，以其二十餘年之經驗與觀察所得，一一筆之於書，則加惠學術，豈淺鮮哉。下列遺著，係福氏歷次回國述職或休養之餘所作，讀其原文，詞謹意嚴，有聲有色，一如其爲人焉；其歷次在滇西所採植物經學者研究，發論文者，不知凡幾，茲所列者，僅少數重要之作以供讀者參考云耳：

1. 雲南西部及藏邊所產龍胆科植物之研究 (載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學報四卷七號69-81頁, 1907年)。
2. 雲南西部及藏邊所產報春花科之研究 (載同上卷九號, 213-238頁, 1908年)。
3. 一九〇五年冬怒江上游考察報告 (載英國地理學雜誌, 239-266頁, 1906九月號)。

4. 雲南西部及藏邊植物雜記 (載英國Gardeners, Chronicle四十五卷419頁, 1909年, 四十七卷12.27.44.58.343等頁1910年)。
 5. 植物採集遇險記 (載同上四十七卷344頁起, 1910年)。
 6. 雲南西部及藏邊植物雜記 (載同上五十卷, 51.130.203.242.391.470等頁, 1911年, 又同上五十一卷291頁, 1912年)。
 7. 中國之杜鵑花 (載同上五十一卷291頁起, 1912年)。
 8. 中國西南植物採集記 (載英國園藝雜誌六十四卷34頁起, 1912年)。
 9. 雲南西北部及藏邊植物誌 (載英國皇家園藝學會報四十一卷200頁起, 1915年)。
 10. 雲南西北部及藏邊植物雜記 (載同上四十二卷39頁起, 1916年)。
 11. 雲南西北部及藏邊植物探險記 (載英國皇家園藝學會學報四十九卷23頁起, 1924年)。
 12. 世界報春花科之研究 (載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學報六十卷1頁起, 1928年, 與W. W. Smith合著)
- 以上係福氏重要著作, 以下係福氏滇西植物誌由各專家所作, 福氏亦與焉。
13. 福氏中國植物誌 (載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學報七卷, 1912-13年, 福氏首次在滇西所採標本詳此文; 同上八卷1913-14.15.年, 九卷, 1915-16年; 十卷, 1917-18年, 十一卷, 1918-19年; 十二卷1919-20-21年; 十四卷, 1923-24年; 十五卷, 1925-27年; 十六卷, 1928-32年; 十八卷, 1933-34年)。
 14. 杜鵑花及其雜交種, 兩冊Millais氏主編1914-24年。

二十八年除夕, 撰於麗江。

滇西邊區牧畜事業現狀與希望

陸鼎恆

一、考察緣起及範圍

中央振濟委員會林崇墉委員於民國二十七年來滇，擬在雲南擇荒地數區，以爲移民墾殖之準備，因組織「滇西邊地考察團」，集多數團體之專家二十餘人，擬往滇緬公路西南端諸土司地方考察。行前數日，約予偕往擔任考察畜牧事業一項，予於此道素非專習，然甚欲藉此以觀察滇西動物情形。因隨該團諸君之後，作滇西牧畜之考察。考察團於二十七年十一月二日自昆明出發，沿滇緬公路西行，歷經「芒市」，「遮放」，「猛卯」，「隴川」諸土司地，各有相當之停留，於十二月尾返昆明。予則獨留於下關，考察洱海水產事業，並於赴鄧川調查工魚漁業之時，觀及該縣之乳扇業，詢得本地飼牛取乳之情形，因將個人意見書於報告之後。此次在邊區考察之牧畜，以牲畜（哺乳類）爲限，家禽無與焉。

雲南省畜產本甚蕃多，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七，在「牧畜」一條下載曰：「南中民俗以牲畜爲富，故馬獨多。春夏則牧之於懸崖絕谷，秋冬則放之於水田有草處，故水田之廢而不耕，爲秋冬養牲畜之地。重牧而不重耕，以牧之利息大也。馬牛羊不計其數，以羣爲名。或百爲羣，或數百及千爲羣；論所有，輒曰：某有馬幾何羣，牛與羊幾何羣，其巨室農以谷量馬牛。」可以概見。

移民墾殖，畜牧亦一重大問題；凡耕種所恃，乳肉所資，駛載車駕之所需，

胥依以解決。而邊地莖山甚多，既無林木，亦難耕作，利用之以爲放牧之場，兩有益也。卽爲改善現在各地土居農民生活計，增加生產力量，防止向國外遷移，亦有提倡改良畜牧之必要，則考察一事，實不容緩。惜予觀查所及者，止於皮毛，聊陳之以供初步參考。

二、牲畜種類

在滇緬路沿邊諸土司地方所見有之牲畜，有黃牛，水牛，山羊，豬，馬，騾數種；綿羊及驢皆不經見，蓋氣候不相適合。茲分種述叙於下：

(甲) 黃牛

黃牛在滇西邊地概稱「馱牛」，以其不供耕種，專司馱載故也。體制與內地黃牛彷彿，毛色以黃爲主，黑白斑點或赤褐色毛者甚少。體格不大，角短，重約七八百斤，因役乳並用之故，無特殊發育之部分。惟耳較大，而肩峯高，此現象愈近邊區愈然，疑爲黃牛與印度瘤牛 *Bos indicus* 混合之結果，經緬甸漸漸傳來者，牛以馱用之故，牝牛乳房概不發達，緬夷似無榨乳供食之習慣。在所歷諸土司地中，飼養之牲畜以黃牛爲適宜，平均皆甚康健，蕃殖力亦強。在各場子內之產量可以補死亡數目，死亡則多因疾疫，由於屠宰者占少數。旱地及山間居民，除馱用外，亦用黃牛耕田。死者除肉就地銷費外，皮革則或運入內地，或輸出緬甸。生活者一部驅至內地，一部分售於緬甸，但亦有時自緬境購入，視當地蕃殖情形而異。普通健壯黃牛一頭，在邊地平均須國幣二十至三十元（民國二十七年冬），惟近邊各土司地通用英屬印幣，其價值多隨印幣而漲落。

(乙) 水牛

水牛之在邊地者，以距原產地印度近故，體格似較我國內地者爲強，體重在千斤以上。以價貴而食量大之故，飼者無多，故在各土司地中統計之，數量不及黃牛者。又只供耕田，不作馱載，緬夷每年只耕種一次，故棄置之時有之；又以可耕種之時期甚長，故貧戶不自畜水牛，俟有牛者耕作畢而借用之。在每年雨季患疾疫死亡者極多，故在各場子中，生產量皆不足以補償死亡之失，每歲皆須由緬甸輸入；一部分則更轉售於內地各縣。其價值視黃牛爲高，普通健壯者一頭須國幣二十五元至四十元（二十七年冬），因係由緬甸輸入，故價格尤須隨印幣漲

免而變異。

(丙) 山羊

綿羊在滇中北部山間雖多，而在所考察之諸土司地無有。即山羊亦只有山間居民飼之，飼亦無多。予此次旅行中，僅在猛卯城外見有小山羊二頭而已。是為一矮種山羊，與迤西內縣所飼者同，山間居民取其乳製為一種乾酪，運往子出售。肉則在各場子內未見有出售者，迨就地食用；在近邊諸地方，間有運往緬甸售賣者。迤西漢人所居各地山中，養此類山羊頗多，肉率皆就地銷費，其帶毛之皮革則經曬乾後，運至城市出售，商人匯聚之以出口，在邊地未見有此情形，亦無專收皮貨之商店，恐因數量無多，即在本地零星售賣應用矣。本種山羊性畏潮濕，故雨季在邊地場子中常多死亡，因無飼之者。價頗廉，每頭約值國幣三元至五元。

羊於邊地雖少，而在雲南內地諸縣則頗多。滇海虞衡志載云：「羊於滇中為盛，故太和古城曰羊苴咩城；苴者，幼也，咩者，幼羊呼母之聲也。……故滇俗以養羊為耕作，其羊脂滿腹肥者不能行，牧者破其皮，捲脂而出之，成筒以貨于人，羊得快利，健行如故。省城每日必到羊數百，四季無間時。亦有大尾羊，皆來自迤西。」因之羊皮製品亦多，故「氈」在各處多有出者，不只龍陵也。夷人亦有織羊毛為布者，甚粗陋，幅寬只五六寸。故其行銷不廣。近代毛織法之提倡，有必要焉。隸夷男子晝則只穿單衣漢衫如短人，夜則被氈於肩用以禦寒，由來甚久。惟氈質粗而硬，著之不甚便利，且多樸素無華，故近為舶來毛毯所淘汰。披毯之風始於緬境土人，逐漸而流入邊境，迄今，近邊夷無復披氈者矣。「披毯」即西洋輸入我內地之「牀毯」，上者為英國製，價最昂，次為意大利製品，下者為日本製品，以毛代棉，故價種低廉。此項劣貨自仰光輸入緬甸後，充斥於上緬甸一帶，然後轉入迤西。統滇境及緬境之夷計之，每一男子至少有毯一條，而十之八九皆為日本造品，則其數目之大，實足驚人，此予西行途中所最覺刺目者。

(丁) 豬

豬飼者頗多，為近邊各土司地之主要食用肉類，品種與內地者彷彿，頭大，

物長，耳下垂，皮厚，毛長而粗，黑色。產後當年成長至體重六七十「出×斤」（約合舊制一百七十斤至一百八十餘斤）即被宰殺。主要飼料為米糠泔水，不足則縱之田野，使自由覓食。人糞亦被利用為飼豬之用，廁所皆支竹為屋，底板高出地面三四尺，其下方牆壁預留缺孔，以便豬之出入。考察團初至之夜，有薄暮登廁者，豬引首以入，因大駭而奔，疑為怪異，因成笑談。邊區炎熱，田野間植物昆蟲及小動物頗多，豬食雜而成長速，脂肪亦富。本地蕃飼足以自給，無需由外方輸入，亦無鹽漬以運售外地者。

（戊）馬

邊地所見之馬概與雲南省內者相似，畧似川馬而稍大，體高約為122公分或48英寸。在壩子中，除富人飼以代步外，農民概不飼育；山居漢人，間有飼之以供馱載之需者。在各土司地所見之大批羣馬，皆為迤西漢商馬幫所有者，由騰越永昌等地運載以來，經西部邊區而至北緬，冬來夏返，蓋利旱季之無瘡疾為患也。此等馬匹，一部分為迤西北部諸縣所蕃殖，一部分則購自緬甸北部。馬可在壩子中抵抗炎熱與潮濕而度過雨季，但以隴夷山頭諸族均無赴較遠地方經商之習慣，無所利用，故不飼養。售價在二十七年冬，每頭因優劣不同，自國幣七十元至三十元。

（己）騾

多在迤西北部較高諸縣配殖，旱季隨馬幫馱貨至北緬一帶，較馬為能任重，故商人喜用之。但在各土司地中皆無飼養者，以其不能忍受雨季之濕熱氣候也。山間居民，間有飼者，但亦甚少。售價在二十七年冬，平均須國幣百元至六十元。

「驢」在各土司中概無飼者，以其尤不耐濕熱故也。騰越，龍陵以東則多有之，但以無任重致遠之能，只在本地應用，不下夷方。

三、土司地畜牧現狀

此次所經歷諸土司地之牧畜事業，於上文分述各種牲畜中，已可見其大概；凡馬，騾，羊皆極少見，或為過路者，無畜牧之可言。在邊地之可畜而蕃殖者，

現時只有豬，水牛，黃牛三項而已。就中豬皆本地蕃殖，本地應用無過多與不足之感。黃牛及水牛則不然，一方自北緬輸入，他方則向內地輸出，流動甚大，其價值亦隨需要與幣制兌換而常有變異。茲將芒市等土司之畜產情形分別列表於下，現時各該地人口之調查尙未能舉行，更無論牲口之統計，如強以數目詢諸地方，勢必得極不準確之數字，反有遺誤。故只以「多」，「少」，「足用」或否記之。關於牲畜產地，亦不十分正確，普通只知最近之輸入地點，至此地點之是否為原產地，則不得知。此項調查表皆根據各該地老農之敘述而成。

芒 市

類別	數量	產地	每頭價目	備考
黃牛	足用	本地蕃殖者少，大部來自緬甸，(註)	25—10元(國幣)	為馱載之用，山上飼者較場子者易於殖蕃。
水牛	不足用	多自緬甸輸入，	40—25元	每年夏季，病死者甚多。
馬	少	自大理來者較少；多由北緬木邦南坎來。	70—25元	華工冬季赴北緬工作，返時多買馬以回。
驢	極少		70元	雨季不能在場子生存。漢人用以馱載
驢	無			
豬	足用	本地蕃殖	每★售制錢九百文，大豬可至七十★	
羊	無			場子內不能生活，只山上有之。

註 — *符號代表本地衡制之一單位，呼曰出X兩，約當舊秤四十兩，下表同此。

註——黃牛產地項下恐有誤，芒市黃牛甚多，向內縣運入，無不足用之感亦無自緬甸大量輸入之事，可與邁放參照。

進 放

類別	數量	產地	每頭價目	備考
黃牛	足用	本地蕃殖	20-10R.	
水牛	不足用	本地蕃殖，不足之數則用緬甸輸入。	30-20R.	每年死於瘧疾者約700-800頭
馬	少	瑞麗移來或由北緬輸入。	60-40R.	
驢	極少		90-50R.	山上居住漢人間有飼者
騾	無			
豬	足用	本地蕃殖	每二★售一印幣 (R.)	
羊	少	山上飼養		山上有飼養者，售於緬甸。

註——R.即Rupee.英屬印度貨幣單位，在1938年底，在邊區每個值國幣二元角。

干 崖

類別	數量	產地	每頭價目	備考
黃牛	甚少	本地產者體小，永昌來者	40圓(國幣)	
水牛	不足用	本地蕃殖不足，每歲由緬甸輸入。	30.R.	疫病死者甚多。
馬	不多	本地蕃殖，但不多少數自外境移入。	30.R.	陰歷九，十月際常多死亡。
驢	少	山間蕃殖，	60.R.	
騾	極少	自內縣來，		山間飼之專為配牝馬生騾之用。
豬	足用	本地蕃殖	每◎售印幣○十 Basa (註)	
羊	無			

註——Basa為舊幣名，等於三Pies，三Basa約為一Rupee六分之一弱。

猛 卯

類別	數量	產地	每頭價目	備考
黃牛	足用	多數在本境繁殖外來者少。	30-20R.	
水牛	不足用	本地繁殖不足供給，自緬甸輸入甚多。	40-25R.	
馬	極少	多自北緬送入	60-30R.	
騾	無			
驢	無			
豬	足用		每★售2至3 Ownas. (註)	
山羊	極少			

註——印幣，十六Annas等於一Rupee。

茲將在滇緬公路沿線，距邊區最近之龍陵，保山兩縣牲畜概況列表於下，以資比較。

保 山 縣

類別	全年數量	產地	每頭平均價	備考
黃牛	7626	大半數係在本縣境內，其餘自潯江，芒市，順甯，雲龍龍陵等地輸入	25圓 (國幣)	
水牛	5340	少數係在本縣產生者，大多數來自順甯，雲龍，龍陵，潯江，芒市等地	55圓	
馬	2243	本產略有，多數來自龍陵，劍川，拉祜朋等地。	45圓	
騾	762	本產略有，多數來自龍陵，劍川，	110圓	
驢	120	本產甚少，外來亦少。	25圓	
豬	121226	本產占大多數，一部分幼豬，由永平輸入。	25圓	
羊	13300	本產外，間由緬甸密支那輸入，	5圓	

註——本調查表係根據雲南財政廳保山縣烟酒牲畜稅總局尹越南先生為予所製之統計而成，於此特向尹先生致謝。

龍陵縣

類別	年全產量 (每年增加數)	產地	每頭平均價	備考
黃牛	300	多數來自保山及夷方	30.圓 (國幣)	
水牛	100	多數來自夷方	50.圓	
馬	150	本產	30.圓	
騾	30	多來自夷方	80.圓	
驢	無			極少數種驢， 來自陝西，每 匹千餘元。
豬	8000	本地產，少數來自騰越， 永昌。	20.圓	
羊	2000	本地產	8.圓	運銷緬甸

註——本表係根據龍陵烟酒性屠稅總局因予詢請而統計者製成於此
特向該局致謝。

綜觀上列各表，知在沿邊諸土司之牲畜中，以黃牛之蕃殖為最佳，除供本地應用外，且輸入於內地各縣治中，有時少量自緬甸輸入，為數不巨。水牛則不然，其蕃殖不足以抵補死亡者，故每年須大批自緬甸購入，然其中之一部則又轉驅售於內地諸縣。馬在邊地不甚重要，馬幫皆過路者，本地只有富人取以代步而已，在邊地亦不甚蕃殖，大部購自北緬，少數來自雲南西北部高地。豬則大都就地繁殖，就地消費，無移動之現象。羊則飼於山上及較內地之位置較高諸縣，有一部運銷於北緬甸。

四、土司地黃牛畜牧現狀

前言在邊地諸土司地方，諸牲畜中，除豬外，以黃牛之成長及繁殖為最優良，蓋氣候及地勢於之皆甚有利。今將西行所見各土司地方，黃牛牧畜之概況分述之。

(甲) 芒市

芒市場子甚大，所飼黃牛在所考察諸土司內為最多，惜無正確之總計，約畧估之，當在萬頭以上。在旅行期間，予所歷經之諸村落，皆見有黃牛不少。平均每村可有牛七百頭左右。除放牧於山坡外，近村亦有布置相當完善之牧場。牛舍自不完善，在中國式房舍中，則居於廂房或與正房相對之房間內，與內地農家相似。在緬甸式房舍，則架屋而居，繫牛於其下。本地產牛除自用外，並向龍陵，保山等縣輸出，故調查表上言本地黃牛不足用者，並不確實。本地用黃牛之處，只限於馱載，而並無成羣之商賈；肉食則主用豬肉；飲乳習慣亦不普通。何得有黃牛不足用之感？況保山龍陵二縣皆有自芒市輸入黃牛之記載。又緬牛入芒市必須經過遮放，而遮放並無自緬甸輸入大批黃牛之報告，亦足以證其不實。

(乙) 遮放

遮放場子不如芒市之大，而南性河之兩岸且多水患，故居民尤少。在此區域中飼養黃牛之數量僅及芒市三分之二。惟黃牛在本地蕃殖甚佳，顯較芒市為淪，故其價在諸土司中亦最廉。人口既疏，耕地減少，故放牧之區域甚多。

(丙) 猛卯

猛卯場子養黃牛極佳，與遮放情形相若。然自龍川江南岸地方劃歸英屬緬甸後，境域大為減少，人民似較前二土司地者為貧苦，故畜養黃牛者不多，其每頭之價值亦較遮放者為高。

(丁) 干崖

干崖地較高峻，民生亦較苦，飼牛甚少，一部分且自永昌運往，故牛價在諸土司中為最高。

(戊) 隴川

隴川情形似猛卯，惟荒地極多，故其將來在畜牧上之發展可能性，較遮放諸土司者為大。

黃牛在邊地只供馱載，不事耕作（山上除外），故通稱馱牛，在滇省西北諸地稍乳甚多，邊地雖有似無此習俗。其肉在集市上有售者，但不甚多，與豬肉約為一與九之比。皮革無大批出賣者，亦無此項商號，普通零星售與過境之漢商，隨其所往，或轉輸於緬甸，或攜入內地，無可考稽。

五、最普通之牲畜疾疫

考察團赴邊地之時爲冬季，氣候乾燥，正牲畜康健之時期；雨季則反是，空氣潮濕而炎熱，傳染病流行甚盛。而牛舍之不合宜，管理之不善亦爲原因之一也。詢諸本地農戶，知傳染病之最普通者爲下述數種。

(甲) 瘋牛 Rinder-Pest

牛瘋在邊區甚盛，黃牛之抵抗力較強，且一部黃牛於夏季在山間放牧，得以避免。水牛則患者甚多，在遮放一地，每年死亡於此病者約六百至七百頭。

(乙) 牛出血性敗血症 Hemorrhagic Septicemia

亦爲當地黃牛水牛常有傳染病，夏季多之。僅次於牛瘋，水牛病患者，亦較黃牛之比例爲高。

(丙) 馬鼻疽病 Glander

爲此帶馬匹最常見之急性傳染病，據云於九月及十月最多，過路馬幫爲傳播之主因。

(丁) 豬瘧 Hog Cholera

(戊) 豬炭疽病 Anthrax Of Pig

上二病爲夏季豬羣常有之傳染病，猛卯干崖等地甚多。

六、邊區牧畜事業之希望與移民

近邊諸土司地曠人稀，不耕之土甚多，中央振濟委員會因思利用之以移民墾殖，因舉行此次之考察。今姑不論移民事之是否可行，與難民入滇後，當否置之此等邊區。而近邊諸土司地方畜牧之當提倡，則爲不可移之至理。在諸土司中，荒地雖多，率皆爲山坡或高原，不能引河流以灌溉而成爲稻田。夏季多雨，梯田之制固可行，然非短期間所可成功，況荒地過多，開墾需時，故第一步當先利用之作放牧之所也。況在移民之始，舉凡耕地，駁運之勞與乳肉之供，皆惟黃牛是賴，故畜牧當與墾殖並重。即移民之事不成，而畜牧之提倡，仍不容緩。蓋土司地居民本少，近又常有移居北種之情形，舊有耕田且多荒棄，原荒更無論矣。凡

此廣大草原，皆可為放畜之用，所需人力不多，而利倍蓰，庸可忽視。考察中見各土司地荒地之可利用者甚多，概述如次。

(甲) 芒市

芒市壩子中荒地即已不少，在市南方大道兩側即有半荒地一大區，地甚平坦，惟以畧高之故，未能引水闢為稻田，因被棄置。現有本地人於此放牧，然現有之牲畜較該地可容納量相差甚巨，約僅為全量三分之一耳。考察團所選之荒地一段在南性河之北，居於「尹門」北，「軒蚌南」之一邱陵地帶，稻田既不相宜，闢為旱田亦有相當困難，故極宜用為放牧之場。其地較壩子為高，空氣流暢，於人於畜，皆甚合宜。坡間窪處頗多細泉，冬季猶然，夏季水當更多，雖不足資以灌溉，然用為人畜飲料則綽有餘裕，為一佳良牧場，充分利用之，可納牛萬頭。

(乙) 遮放

遮放壩子小於芒市者，南性河及龍川江自山間下降，於此會流。既達平地，河流變緩，其所挾帶之沙泥乃下降沈積於河底，於是河床逐漸增高，每至雨季，輒泛濫成災。故在此二河之近岸處，水田常被浸沒，近以人口減少（多遷至緬甸北部），乃多荒廢，蘆葦叢生，既不宜墾為農田，亦不便利用為畜牧之需。惟在南性河之南，由汽車公路至南方羣山之間，有荒地一片，為高邱地，不便墾為水田，可取而應用。現時常有黃牛水牛羣共約五六百頭在此放牧，依該地之面積觀之，如增加四五倍，即增至二三千頭，亦易容納也。如并四周山坡未經墾種之地悉改為牧場，則其面積又在上述荒地四倍以上。

(丙) 猛卯

猛卯壩子之大部。（即在龍川江以南者），皆被割讓於英屬緬甸，故現有境內之荒地不多，既不能為移民之利用，在畜牧上亦無大規模發展之可能性也。

(丙) 隴川

隴川境內荒地甚多，水田之荒廢者亦復不少，仍可整理利用之，故在此四個土司地方之中，為移民最適宜之區域。其地勢較高，無法灌溉之地，及山間坡地，則概可利用為畜牧之用，其情形與芒市遮放同。

七、畜種之改良及輸入

查在邊區現有之牲畜中，馬及騾爲數本少，且於本地人及將來移民均無急切之需要，可從緩着想。當提倡之牧畜事業惟豬，黃牛，水牛及綿羊種而已。

豬爲農家副業，本地種雖不盡善，然已足副需要之供給，且對於當地傳染病之抵抗力較強，在醫藥無辦法之地方尤爲適宜，故不必爲品種之改良。即將來移民成功，亦可就本地產種繼續飼養，若不足則可由內地隣近諸縣輸入豬仔以補充之。

水牛在平時既已感缺乏，移民墾殖時，更當有大批之需求，宜由主管機關預先向緬甸大批採辦，以備在適當條件之下，分配於各墾戶。當大批採購時，自當注意於牛體之健康，宜爲牛痘等病預防免疫注射，以免第一年之過大損失，影響及於墾務。（常期之醫療及預防辦法，在今日之邊區，尙不能實施。）

黃牛之畜牧在邊區甚爲適合，前已言之矣。當地品種相當健康，產乳雖不豐，然由漢人及英夷均無飲乳習慣之故，不甚需要。牛乳製品既不能備有罐頭裝置，運輸推銷上更多困難。故不須改良本地品種，只求大量飼養，目的在取其皮革，然後在內地如騰越，保山，下關等地成立製革中心，製以轉銷。生活時，亦可以「力」供馱載及耕作之需，於移民尤爲重要。黃牛不必自緬甸輸入，滇中北部甚多，可隨移民以至也。

綿羊之所以當提倡者，主在取其毛，滇北飼綿羊頗多，未能調查其品種，意者與我國西部及西北一帶之綿羊相近，毛質之優劣姑不具論，然以其不能抵抗濕熱之氣候，在各土司地方無法生活。緬甸境中則聞有綿羊之飼養，係英人所輸入者，能在較邊區土司海拔更低之地帶生活，予於赴Lashio途上汽車中曾見之。忽忽未能詳辨，但識其非Merno種，而類一種之肉用綿羊。然其毛亦不惡也。當爲一詳細之考察，以求輸入之。輸入綿羊於邊西邊地有二意義焉：（一）前言英夷男子各人披一毯，爲晚間禦寒之用，則統雲南省境，上緬甸境及暹羅境內而計之，爲數甚爲可觀，此等披毯十之八九皆爲日本製品，其數不可輕視。故當增加毛之產量，以爲抵制。（二）則爲山頭族生活改善上設想也。山頭散居邊西近邊諸山上，並及上緬甸一帶；在我國境者，以山嶺耕地無多，遂利其好武喜鬪之俗，爲擄掠之行，成英夷及漢人之患。在緬甸境者，則因英人處理適當，

不獨生活安定，且因其剛直特性，編爲軍旅，成績絕佳。故近年來，邊區山頭之遷徙入緬境者實衆，亟當爲之改善生活，以免流亡。則輸入綿羊後，當廣分配於山上，使山頭牧之爲副業，然後授以手工紡績織毯之術，施以染色，組成艷麗花紋，則蠻夷喜用南洋毯自絕，一舉兩得，庸可忽視。

八、結論

統觀上述，邊區土司地方之移民墾殖可能性大小，當因天時，水利，土宜，疾病，及政治經濟諸方面而有變異。然畜牧一事，則無論移民與否，始終可行者也。而其重要計劃，即在廣殖本地黃牛種，以希取「皮」；輸入緬甸縣羊種，以希取「毛」。此二物者，易於保存，便於轉運，於內可以抵制外貨之侵入，輸出可換取外金，其有益本地土居人民尙其次者也。

發展鄧川乳扇業建議

陸 鼎 恒

(一)導言

滇中飼牛甚盛，故皮肉之外，乳扇，乳餅，餛飩，酥酪之製尤夥；就中鄧川縣獨以產乳扇著稱省內——所謂大理乳扇者，實皆鄧川所產也。二十八年一月，予道出該縣，調查工魚漁業，因便詢乳扇出產情形，覺其有改良之必要，以事關畜牧，為文附諸報告之後。

鄧川州志（清，嘉慶初年刊本）物產門中載云：「乳扇者，以牛乳杯許煎鍋內，點以酸汁，削二圓箸輕盪之，漸成餅，而指攤之，而以二箸輪卷之，布於竹架，成張頁而乾之。色細白如輕縠，售之，張值一錢。商販載諸遠，為美味，香脆愈酥酪。凡家饅四牛，日作乳扇二百張，入口之家足資俯仰矣。故比戶尚之」。

○關於乳扇製作之序，叙之甚詳明。

乳扇成後，為一平行四邊形薄片，畧似扇狀，故名。習俗以二張合為一扇而出售，形狀，大小，分量在全縣各家製造者，皆畧相似，以便於售賣也。乳扇吃法甚多，遠近多嗜之，又以攜帶便利，故雖不易保存，但銷路仍暢。故不必以牛乳改製他品，如省城之罐頭煉乳及乳油，蓋凡食品之製作，要在隨當地人民之嗜好，如歐西之乳腐然，有奇臭者，有易腐敗者，皆不能阻其銷路，隨習俗所嗜也。

鄧川之製造乳扇，已成為普通家庭副業，全縣人家有半數以上經營之，故為

輸出品之大宗。惜以牛種不佳，產乳量小，而飼養又不得其當，故無發展之望耳。○鄂川縣建設局楊局長駿烈爲予言，當地有一習慣，當小牛產生後，恐其奪乳而減少乳扇產量也，遂不令其就母吃乳，而以米漿等物餵之，因之多不易長大，每十隻小牛中，存活者僅二三耳。故全縣乳牛不足用，價值高貴，且有須由隣縣輸入之勢。查乳用牛之犢生後，哺乳本不宜過久，即在歐美亦然；蓋犢之飲乳，每不盡乳房中所貯之量，多少必有所餘，積日既久，則乳汁之分泌量減少。故一星期後即離母乳，而行人工哺育，但仍用榨得之牛乳，而不能完全代以植物性漿液也。

故欲發展鄂川之乳扇業，首在增加牛乳之產量，則牛種之改良，實不容緩。幼牛之保護（牝犢），自亦爲當行之事。此即本建議之目的，分別叙之如下。

（二）品種改良之主旨

改良品種固爲當前之急務，而在地方行政經費不甚充裕之情形下，欲求輸入外國優種乳牛之種牛，勢所不許。故退一步設想，即在本地牛羣中，選擇比較優良者，依人爲選擇之法，以使其逐漸改良是。於此當先集合全縣養牛之戶成立一「養牛業協會」，而由縣建設局負責指導並輔助之。然後進行下述之諸則，其目的在由全縣飼牛中，選出若干比較優良之牝牛以爲標準種牛，然後以之與縣中牝牛交配，以期逐漸改良牛種。

在舉行各項辦法之前，須廣爲宣傳，使農民知此等舉動關係飼戶之本身利益。如此則所搜集得之各種報告，如牛乳之每日產量等，方可準確，否則心存疑慮，或以少報多，或以多報少，皆可致誤。又如開競賽會時，飼戶或以爲其牛將入官，則故意匿其佳牛，而使結果不能圓滿，亦亟宜事前注意者也。

養牛協會之主要職務在登記並管理種牛，種牛依後述之法選出，既仍分飼於其本主人家中，其飼養之合法與否，自當隨時加以監督。與牝牛交配時之前後次序；尤須公平分配，以免爭執，故其責任十分重要。

（三）競賽會之舉行

競賽會之舉行，用以選擇優良之牡牛及牝牛，即種牛之所由出，並用以觀察全縣牛種之改進情況，故當於本計劃實施之後，逐年舉行，至於無窮。競賽會之時間，以農閒時為宜，最好於春節後行之，使成為本縣農民舊歷年集會之一，雜以游藝餘興，期與星回節等相似，成為一種地方習俗。

每次競賽會中當選出牡牛及牝牛各若干頭，其選擇標準如下：

(甲) 牡牛

須具有雄性之顯明特徵；體格高大，頸強肩闊，性情活潑。

(乙) 牝牛

體格高大，發育平均；自背上俯視，後部較前部為寬；四肢纖細；乳房發達（表面靜脈現出者為佳），四部份發育平均，乳窩（即乳井，可以手指探試之）須大；性情溫柔。

吾人現欲以人工選擇法，固定鄧川牛種，故體量，體重及乳房之大小，產乳量之多寡，皆無一定之標準，須俟若干年後，品種選擇有相當之成功，始能測定。

競賽會之目的，一方面在求種牛之產出，一方面則求比較觀察乳牛產乳量之進步狀況，故不獨當每年行之，且須按優勝者名次之先後，給獎以鼓勵飼戶，則由政府與協會分担之。

(四) 種牛之產出及管理

種牛如由縣建設局或牛業協會完全保有而管理之，則負擔過大，非當地環境所允許。今則以種牛之所有權仍屬之飼戶，而由縣建設局或協會方面津貼飼養費，並間接管理之。其交配之時期，次數，次序等皆由協會指定之。在改良之初期，欲得優良而足用之種牛，實不可能。故作逐年推進之計劃，分別世代，以求漸行改善。

(甲) 前期種牛之選出

以第一名牡牛為「前期種牛」，使之與得獎之前十頭牝牛相配，以期得第一種牛。

(乙) 歷代種牛之產出

在第一次競賽會中得獎而被指定與「前期種牛」交配之牝牛，即被登記，其於此交配後所產之牡牛，即被視為「第一代種牛」，命名或編號而登記之。

第一代種牛為數既不多，其體性雖當較前期種牛為佳，然亦未必有如何過多之進步，故當繼續選擇，使之於成年後，與競賽會中之優勝牝牛相配，而產生第二代種牛。

如是方法以產生第三代及以後各代之種牛，每次須經更嚴格之選擇，而所交配者，不獨為在競賽會得獎之牝牛，且須為法定種牛之後代，如是則不獨牛體逐漸改良，而本種（鄧川種）之特徵亦得獲固定矣。

每代種牛所希望之數目，實為一大問題，一方面需視全縣需用之情形，一方面須顧到事實上之困難。蓋每一牡牛每年可配牝牛之數目，頗有限制（約五十頭至一百頭）；交配期在一年內亦只有約三個月之久。故凡種牛十頭，在一年中只能配牝牛五百頭至千頭；若種牛係自由放牧者，則嘗有自由交配之事，則其配牝之數量大減，每年不過自三十頭至六十頭而已。且幼牛雖然降生後一年即有發情期之表現，然至少須待至一歲半始可應用；優良種牛有養至三歲以上方供交配之用者。茲平均以二歲為度，如第一次競賽會在春季交尾期前舉行，隨即舉行「前期種牛」之交配，則第一代種牛可於第一年尾產生，須至第四年春季始可應用。第二代種牛之應用，最早須在計劃實施後之第七年。故在第二年及第三年中，仍當舉行競賽會。而利用「前期種牛」，因之產生第一代之乙組及丙組，甲乙丙三組之第一代種牛相差各為一歲。

(丙) 牛系譜之成立

在養牛協會成立之始，即成立「牛系譜」，而由該會管理之。自前期種牛起，逐代登記，不得遺漏。該譜須有正副二本，一存於縣建設局，一存於養牛協會。填註系譜之表格須簡明，但主要各點不得遺漏；註冊時須經協會之審查，以免虛偽。

(丁) 近親繁殖與遠親雜交

近親繁殖之利弊互見，專書多有討論，常有主張避免者。然此法可於短期間

固定一種之特徵，故爲創造新種之捷徑，英國之短角種即係以此法造成者。吾人既欲爲鄧川乳牛造一新種，則此法實可施行。但本計劃之目的，兼求在短期間，普遍的改良鄧川全縣乳牛，無暇專爲純種之製造。故第一年所選出之前期種牛須與多數牝牛相配，此後各代種牛爲數更逐漸加多，更難爲近親繁殖之統制。遙想近親繁殖與遠親雜交之事，當皆有之；如牛譜系辦理完善，則若干年後自可一一查明，而判決其比較之成績也。

(戊) 種牛之管理

種牛之所有權，自當仍屬於保有其母畜者，如不願售賣，則由保有飼養之。惟種牛之哺乳期當較久，以維持其體格之健全，則在此期間內，飼戶之損失當由協會規定數目由公家補償之。每年中，公家並津貼飼育費若干，以期種牛發育良好，交換條件，則俟種牛成熟後，須在協會指定之時期內，赴指定之地點與指定之牝牛交配。在計劃實施之初期，種牛爲數既少，自不得普遍的與縣中牝牛交配，則當由協會方面主持之；又種牛彼此亦有優劣，其支配尤須公允。

(己) 公用種牛之利害

本計劃所言之種牛專指牡者，蓋以種牡一頭可配多數之牝，故總數少而易於管理。又根據育種之經驗，牡畜之遺傳力常較牝畜爲強而歷久，比較尤爲重要。鄧川縣飼牛者，多注意當時之利益，種牛公用後，由公家津貼飼養費則體格易於壯健。且非如此不足以改良牛種。凡此皆有利之點也。其弊害有二：一則易於傳染疾病，普通由較多數牡牛交配之牝畜，今統由少數牡牛執行之，因之可以將各牝畜間之疾病傳佈。二則有牝牛之戶，不得任意自行使之交配，必須向協會登記，依其所規定之時日，地點與指定之種牡交配，較爲不便。然兩者相較，仍覺利重而害輕也。

(五) 幼犢之保護

就事實上着想，今如欲求在鄧川縣改良牛之飼養，牛舍之建築等事，實爲不可能者。然幼犢之保護，實爲最低限度當舉行之事。當地習慣，爲節省牛乳以製造乳扇計，幼犢斷乳過早，僅代以米漿等物，遂致小牛發育不良，死亡律極大。

今宜切實規定，除非種畜之牡犢外，一律皆須受協會監視之保護焉。凡欲求幼牛發育之良好，普通至少須任其飲乳四個月；今當規定凡公用種犢，須飲乳三個月，（其飼戶損失由公家補償之），普通牝牛則須飲乳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幼犢降生後一星期內，必使就母哺乳，一星期後，始許離母乳而以人工榨得之牛乳飼之。如是則贏餘之母乳可製乳扇，其分泌量亦不致減少，且便於雜加他種飼料也。降生一個月後，始許減乳而雜以米糠等物，且須漸進。欲求此法之實行，必須在民間廣為宣傳，使知此日節省數日之牛乳，所得有限，而幼牛發育不良，將來乳汁分泌微少，損失無窮也。

(六) 結論

鄂川乳扇業不獨為一縣民生之所資，而輾轉負販，間接賴以存活者，尤不限於本縣民衆。然其業雖發達，而其牛種則絕劣，因就所能範圍內，為一改良計劃如此。至若能輸入外國佳種乳牛，以與本地牛雜交而改良之，則其結果，自當更完善矣。全縣乳牛每年之死於傳染病者，為數極巨，此則在本地目前狀況下無解決之方法；惟俟協會成立後，在飼戶間廣為宣傳，俾知疾病之原因，而知注意牛之衛生，則獲益已復不淺矣。

柳州伊斯蘭與馬雄

白壽彝

一 伊斯蘭之柳州

伊斯蘭 (Islam) 之初傳入柳州，就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記載或別種資料說，尚不能確定是在甚麼時候。我們現在只可以說，在明代末年，伊斯蘭大概已經傳到柳州了。

民國十一年重修清真寺碑記：『蓋聞吾柳之有禮拜寺，乃始於有明中葉。』案此記尚未上石，原稿存柳州潭中路回教禮拜堂中；其撰作時期過近，不能據以為証。

較早之記載，為上述禮拜堂所存之光緒十年 (1884) 重建大殿碑記，內有云：『柳郡城內外各有清真寺一座，相傳創自前明。』既有清真寺當已有伊斯蘭。然此碑之製作時期，去明崇禎末年 (1643) 亦有二百三十九年，且碑文自稱『相傳』，已非肯定的話。所以此碑之作証能力亦甚薄弱。

更早之記載禮拜堂中尚存有乾隆三十七年 (1772) 鄧尚義楊青共立之碑，有云：『柳郡在前明時，(回)民人烟寥寥。迨我朝仁育百餘年，生齒日繁，至二百餘戶。』此碑較前碑早一百一十二年，去明之末年僅一百二十九年，為時尚不甚遠。且二百餘戶伊斯蘭人在柳州的定居，如非有特別原因，則一百三十年的逐漸彙合繁殖，恐怕也是需要的。所以，此碑所記，大致可以相信。

另外，我覺得桂林白氏宗譜所記，更為重要。據宗譜，伯篤魯丁 (Badr al-

Ddin)之孫永齡携兄弟永清永秀，於洪武十三年(1380)遊宦粵西，遂在桂林落籍，而永秀之後繁昌特甚。依此則在洪武十三年，已有伊斯蘭人伯氏(即白氏)定居桂林。此時，隨伯氏遊宦粵西之伊斯蘭人及繼伯氏而來桂林之伊斯蘭人，當大有人在。所以，在明代中葉，伊斯蘭人能在桂林西門外建築一個規模宏大的清真寺；而清真寺中的禮拜堂竟能容納五百左右的人作瞻禮之用。自洪武十三年，到明崇禎末年，桂林底伊斯蘭至少已有二百五六十年的歷史了。以柳州在廣西的交通地位。政治地位。軍事地位，和桂林柳州間之水陸交通底便利說在這二百五六十年長時期中，桂林底伊斯蘭人因為經商，因為遊宦，因為軍職而往來於桂林柳州之間，以致逐漸有向柳州移居的伊斯蘭人，應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依照這種情形，我們說伊斯蘭在明末已入柳州，大概不能算是武斷。

二 鷓鴣臺清真寺

與早期柳州伊斯蘭有關係的，在傳說中只有建築在柳州東門外的鷓鴣臺地方的清真寺。

這個清真寺，據現在柳州父老相傳，是建築在明代的。前引光緒十年重建大殿碑記也是這個說法。碑記中所說的城外清真寺就是指這個寺說的。這個寺在咸豐七年(1857)因李文茂之亂，連同柳州東門外的繁盛區域，一概被焚。事後一直沒有人來重建。這寺底舊地，也於民國二十六年賣掉。現在想找到這寺底一片殘碑都不可得。旁的記載更也是沒有。我們如想決定這寺是否明代所建，是很困難的。

依我個人底看法，這個寺雖不必是明代所建，但儘可是柳州斯蘭初期底建築。我的理由，約有兩點。第一點從明末伊斯蘭之傳入柳州，到康熙十一年(1672)城內清真寺之籌建，至少要有三十年的光景。在這三十年中，定居柳州的伊斯蘭人是可以建築一個清真寺的。第二，以鷓鴣臺清真寺底位置來說，是正建築在舊日底商業區域。出了寺底大門，就是柳江底一個碼頭。在碼頭底對過，正是通桂林底驛道。據柳江縣志，在這個碼頭和驛道底中間，原來還設有官渡船。鷓鴣臺清真寺正建築在這個水陸交叉底交某點上，似是初來柳州的伊斯蘭人為往來柳

州的教胞之方便而設。這寺建築的時候，大概定居柳州的伊斯蘭人還很少或者定居柳州的伊斯蘭人雖已相當地多，但大體上都住在東門外的商業區而多半是作生意的人。依這兩點而論，鷓鴣臺清真寺之為柳州伊斯蘭底初期建築，似尚近實。

三 馬雄

以上兩節所說，都可說是柳州伊斯蘭之傳說時期的事情。柳州伊斯蘭之開始有正確的記載，是在康熙年間。柳州伊斯蘭之開始有較鞏固的基礎，也是在康熙年間。在這時候作這種建基事業的，是馬雄。

馬雄是陝西固原人，見柳州柳侯公園內之廣西提督碑。又平定三逆方畧卷二六，康熙十五年九月辛巳下，圖海奏：『原任廣西提督馬雄之母及族人俱在固原。』此亦見雄為固原人。

馬雄先在廣西任總兵，康熙十二年（1673）始繼線國安為提督。清史稿列傳二六一，吳三桂傳：李定國陷桂林……（線）國安與總兵馬雄全節力戰，復桂林，走安國。又：『（康熙）十二年，三桂反，上授（孫）延齡撫蠻將軍。起國安都統。時節亦前卒，雄代國安為提督。』此均可見雄之官歷。清史稿說線國安為提督時駐南寧。但柳州底提督碑有雄底姓名，且雄在此年以後之活動見於方畧史稿及柳州禮拜堂之各碑者，均以柳州為中心，似雄繼任提督時，即駐於柳州。這時正值吳三桂之叛柳州在當時軍事地位上的重要是遠過於南寧的。

雄繼任提督後，在廣西底軍事地位大為提高。他對於當時廣西底軍事全局，大有舉足輕重之勢。清聖祖深知道這一點，所以雖有人向他告密說雄有「謀為不軌」的事，但他總還是想用政治的手腕去攏絡。所以他於康熙十三年五月，諭雄，說這是逆賊底巧計，要離間君臣。（見方畧卷七。）但是雄完全不聽這一套話。這道諭旨頒下，又到四個月，九月間，雄竟然公開地跑到吳三桂那邊去了。當時兩廣總督金光祖奏：『廣西提督馬雄江左總兵官郭義降賊，全省變動。』（見方畧卷九。）十月，光祖又奏：『廣西全省變動賊勢愈熾。入粵大兵應取道南雄，星馳赴救。』（見方畧卷十。）十四年十一月，光祖再奏：『叛鎮馬雄同漢賊王宏勳等至高州，高雷廉叛兵合計，約有十萬。……乞添發大兵前來應援。』（見方

畧卷十九。)十二月平南親王尚可喜奏：『逆賊劉進忠勾引鄭錦入潮，祖澤清勾引馬雄至高，雷廉失守。粵東十郡，竟失其四。今將軍舒怒總督金光祖復退回肇慶，事勢危急，較昔爲甚。』(見方畧卷二十，康熙東華錄卷十六。)雄對於清庭的叛變，不只已改變廣西全省底戰局，並且更給廣東以極大的威脅。雄底兵力所屆，簡直是「所向無敵」的樣子。

清庭底軍隊，既對於馬雄沒有辦法，於是這位聖祖又打算從政治方面想辦法。康熙十五年(1676)九月，派雄子馬承先馬承霄持雄母底書赴雄處招降。(見方畧卷二六。)十二月又派督捕理事官麻勒吉去招撫，給雄的諭旨，說：『爾世受國恩，勞績素著，鎮守西粵，綏厥巖疆。自吳三桂孫延齡二逆反叛，整兵防禦，力保孤城，邀執僞差，矢心報國。爾之忠貞，朕久已洞悉。後緣賊氛逼近，援絕勢單，當力難拒(據)守之時，爲暫爾自全之計。推原情事，諒非本懷。……以爾據忠有素，簡任多年，追遡前勞，尤深軫惻。今特頒專勅，宣諭朕意。爾果翻然悔悟，棄逆効順，將爾已往之罪，并所屬官員兵丁，悉行赦免，照舊錄用。若能剿寇立功，仍行加恩，從優議叙。爾其勉勵忠貞，無懷疑懼，以負朕篤念勳舊至念。』(見方畧卷二七。)在這道諭旨裏，聖祖盼雄速受招撫之意，躍然如見；他的意思，簡直是說：只要你肯受招撫一切無不可通融辦理。雄在當時戰局中地位之重要更可因此而益彰了。但這次招撫的使臣尚未到達軍前，而馬雄已經病死。死的時期，據方畧卷三十六，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死的地點據清史稿吳三桂傳，是在雜容。雄死後，遺體似運回柳州，故康熙三十四年馬化麟重建清真寺碑說他的靈柩安厝於柳州城內清真寺之左。

以上所述，爲我們現在所僅知道的，關於馬雄個人底事蹟，就這些事蹟來說，馬雄從駐柳州到死，一直是柳州底一個最要緊的人物，這一點使馬雄對柳州伊斯蘭的設施，有不少的方便。

四 城內清真寺底創建與馬雄

柳州清真寺，向有城內寺城外寺之分。城外寺就是鷓鴣臺清真寺。城內寺，就是現在潭中路回教禮拜堂。

城內寺，據傳說也是建築在明代。光緒十年重建大殿碑記：『柳郡城內外各有清真寺一座，相傳創自前明。』民國十一年重修清真寺碑記『蓋聞吾柳之有清真寺乃始於有明中葉。當創造伊始，一建於東關外鷓鴣臺一建北門內縣後街。』這兩碑底話就是依據這種傳說寫的。但這個說法之不可靠，甚為顯然。現在寺內分明有一塊康熙三十四年的碑，碑文底末尾附刻有『寺基原契』底全文。契文上所開地址，正是現在的寺址。契文上所把的事由，是『情願賣斷與鄉老馬一龍張應海姚正祖馬一明段君捷等作清真寺，』『自後任憑買主興工起造。』契又末尾年月，是康熙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據這三點看來，是在康熙十一年十月九日才開始有了這寺底寺基，才開始有原業主聲明『情願斷賣作清真寺，』才開始有在這塊基地上『興工起造』清真寺之可能。在明代，如何會在這裡有一所寺呢？

自康熙十一年把寺基置下後，原買地基人似一時尚沒有能力『興工起造，』或者雖經興工起造，而規模甚為簡陋。但此後不久，馬雄即在柳州作了提督，一所新的清真寺便在他手裡創建起來。康熙三十四年碑說：『清真寺者，係原欽爺（命）馬大老爺駐鎮龍城（柳州）率吾教人捐貲創建，闡揚正道，朝夕禮祝之所也。』此碑之立，去雄之死，不過十七年，其言自屬可信。道光十三年重修講堂記說這寺是『經公爵軍門馬公重建，』殊與『寺基原契』及康熙三十四年碑不合。馬始任提督時正是置購寺基；第二年。馬雄死時，是置購寺底第七年。在這短短的幾年中，柳州既未經重火之騷亂，如何會於創建之外再來一次『重建』呢？

馬雄所創建的這所寺，規模當相當宏大。所以康熙十九年，清兵定柳州時，寺燬於火，而康熙三十四年重修時，會有『欲仿舊址之建造不能』之語（見重修碑文。）

這寺底創建年月，不能確定。但我們既知這寺是雄建，則這寺底創建時期應當在雄初任提督之後，死亡之前，即在康熙十二年至十七年之間。

這寺底創建，是柳州城內有清真寺之始。到了現在不只沒有別的寺來代替它，而且它反而成了柳州全境底唯一的清真寺。

五 窑埠村回教墳山與馬雄

柳州伊斯蘭人底公共墓地依我們所知，共有三處。一處在城東柳江西岸窑埠村。一處在城北約一里之觀音閣。又一處在城北五里路的黃村。觀音閣墓地，置於道光末年。民國十六年，這塊墓地為公路局不告而佔了一部份，二十五年當局又以建築公共禮堂底名義收用了另外的一部份。黃村墓地，經林用和手，置於光緒末年，近三十年教胞死亡者多葬此處。這兩處墓地底歷史都很近，且規模不大。其規模頗大且歷史較遠者，只有窑埠村一處。這一處的墓地，大家都叫它作回教墳山。在靠近這處墓地的山岩上也是有「回教墳山」四個一尺見方的大字深深地刻着的。

所謂「回教墳山」的這塊墓地，面積甚大。墓地西南角有經亭一座，下層以青石砌成，有拱形門洞，有高尺許的石版作門限，洞頂有容納門樞的圓孔兩個，顯見當初有兩門之設。門洞內有石階可至上層。上層原有木質建築，久已傾圮，被人拆去。門洞前，上方嵌有石額，大書「靜觀」二字，時期為「丁巳年冬月吉日」。東北角也有經亭一，形製相同，惟無款題。

墓地周圍，大體上有小狹徑環繞，墓地西南部與東北部間亦有一小徑，墓地內所葬，當在萬塚左右，墓碑之現存者約有二千左右。

這處墓地底歷史，許多人都相信始自明末。但據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材料，只能說這處墓地是在康熙年間已經有了，並且是在康熙十六年而大具規模的。

我們在這處墓地裏所見到的墓碑，最早的四個：

- 一、「周故顯考唐公之墓，原命生於甲戌年，歿於周四年八月三十日。」
- 二、「明故父勳公諱天瑞之墓，不幸於丁巳年一月初一日辰時在家因病逝世。○戊午年七月十八日，孝男長光。」
- 三、「明故顯考歐陽諱信之墓，原命生戊申年正月初二日戌時，歿於戊午七月初六日巳時去世。大明昭武年仲冬月初七日，孝妻龔氏。」
- 四、「北京宛平縣教門明故馬公汝林之墓，生於庚午年十月十八日，歿於昭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碑底「周四年，」是康熙十六年，吳三桂稱周之第四年也。第二碑底「丁巳，」也是康熙十六年。第三碑第四碑底「戊午」和「昭武元年」都是康熙十七年，昭武是吳三桂稱帝後的年號。依這四碑所表示的，這地方在康熙十六七年已經是伊斯蘭人底公共墓地，故有好幾家底亡人都聚葬在這裏。但在這四墓碑以外，我們沒有見到更早的碑，或別的証據，所以我們只能說這墓地在康熙年間已經有了，而不能斷定它是否始於明代。至於一般人以這墓地之始於明，我個人以為，並不一定是根據前輩底傳說也許是由於對上列幾塊墓碑的誤解，也許他們見到墓碑上刻有「明故某某」及「大明昭武，」便以為是明代遺物。不知所謂「明故某某」實與死者之死亡時期無關，大明昭武」實係「周昭武」；三桂初以恢復明室相號召，而後來却又自己稱帝，很容易讓當時民衆把「昭武」的年號誤放在「大明」二字之下邊的。

經亭建築的時，石額上既稱「丁巳，」當也是康熙十六年的丁巳，而建築人，我想，也是馬雄。在這時候，柳州底伊斯蘭人以提督馬雄為最有力量。而且，這時，馬雄為吳三桂作戰已三年，他的屬下之伊斯蘭人當有相當之死亡，同時城內清真寺方經落成或將要落成這正是。他能够經營公共墓地的時候，也是他需要經營公共墓地的時候，更是他應該貫徹創設城內清真寺的作風而經營公共墓地的時候。我們捨掉這個「丁巳，」實在再找不出更合適的「丁巳，」我們捨掉馬雄，實在也再找不出建築經亭的更適合的人了。

依經亭建築的體制，西南角有石額的經亭必是當年墓地底前門，東北角者則是後門。既有前後門，則連繫二門之間者，必有圍牆。現在環繞墓地之小徑也許就是當日圍牆，遺址。有前後門，有圍牆，則必有守墓之人司門戶啓閉，及修墓，除草，與接待經師諸役。有守墓者，則墓地上必建有住房，或即住於經亭上。另外，墓地必有常年經費以供墓人及修葺之用。諸如此類的制度，大概在康熙十六年，馬雄建亭及其附屬工程時，都擬有一定的辦法。所以上文說，在這一年，這座墓地便大具規模。

至於「回教墳山」之稱不知始於何時。但我在乾隆十三年馬門吳氏底墓碑上已見到這個名子。說不定這個名子，也是始於康熙年間呢。

六 馬雄在柳州延聘伊斯蘭名師

馬雄對於柳州伊斯蘭之貢獻，固在創建城內清真寺及經營回教墳山，但更為重要者，則是延聘許多著名的經師。雄子承蔭序清真指南，說：『予先大人以提督西粵，戎務之暇，輒與一二師學咨論教典，追研精義。是時，予雖齡稚而習聞焉。如秦之李秉旭楚之馬明龍，魯之常永華李延齡，吳之馬君實馬之驥馬承益，粵之皇甫經，中山之舍起雲，燕之馬化蛟，淵源實學，道脈真傳，東土之不多得者。』依此則雄所延聘之著名經師，實在不少。現除李秉旭馬承益二人待考外，其他八人之事蹟，皆畧有可徵。

馬明龍，湖北武昌人，著有醒己省悟。現有刻本。

常永華，或作常蘊華，名志美。其先為撒馬兒干人，後落籍濟寧。精波斯文，著有波斯文法，現猶通行南北各處。永華在近代中國伊斯蘭史上的地位甚高。在他的領導下，中國伊斯蘭底經學中遂漸漸有山東派底產生。清真先正言行畧卷下有他的傳。

李延齡，名永壽，山東濟寧人。弟子馬伯良著教款提要，延齡曾為校定。再傳弟子劉智，為近代中國伊斯蘭史上僅有之大師。

馬君實，名忠信江寧人。在康熙乾隆時，與馬明龍齊名，著有天方衛真要畧一書，有漢中馬大恩刻本龍州馬鼎元刻本。

馬之驥字仲敏，江寧人，與清真指南著者過從甚密，曾為註參定指南八卷。

皇甫經，廣東人，曾在湖南任經師。有送馬注詩，見清真指南卷首。

舍起雲，山西人。伊斯蘭學術和中國經史的造詣都很深。曾就中國伊斯蘭通行之拜誦婚喪諸禮節，訂正其不合時宜或經典者十八條，大為一般人所詬病。但起雲自行所見，不為浮言所動，而追隨他的人一天一天地多起來。起雲有傳，見清真先正言行畧卷下。

馬化蛟曾任北京經師。化蛟有送馬注詩，見清真指南卷首。

馬注延聘了這些著名的經師到柳州來，可以想見當時柳州伊斯蘭講學之風甚盛。這給予柳州伊斯蘭人的影響，當不在小。而他之能延聘舍起雲，也可看出他

對於伊斯蘭是具有比較開明的態度的，這對於當時的柳州伊斯蘭人或不能不發生一點作用。可惜文獻過於缺乏現在我們對於當時的詳細情形，已不能知道了。

七 馬雄死後之柳州伊斯蘭

馬雄死後，到現在止，約二百六十一年。在這二百六十一年中，柳州伊斯蘭約經歷了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從馬雄死時起到康熙十九年清兵定柳州時止，共二年。在清兵定柳州以前，雄子承蔭承繼了雄底位置，柳州沒有甚麼變動，柳州伊斯蘭底情形大體上當還照舊。

第二時期，是從康熙十九年清兵定柳州時起，到咸豐七年李文茂之亂止，共一百七十七年。清兵定柳州時，對柳州大加破壞，城內清真寺既被毀，柳州伊斯蘭人之生計亦大受影響。故康熙三十四年重建清真寺碑中尚有『爲流離所困』之語。但自康熙三十四年起，先後賴廣東人馬化麟，提督烏大經經師杜從雲，經師伍萬春之力，城內清真寺之建築，一天比一天地整齊；同時，依現存各碑所記之人名及捐款數來看，柳州伊斯蘭人底生計也慢慢地好起來，人口也慢慢地增加起來了。乾隆三十七年鄧尚義揚青所立的碑，說這時的伊斯蘭人有二百餘戶，如果我們說康熙十九年以前，是柳州伊斯蘭底建基時期，我們不妨說這第二個時期是發展時期。這個時期一直到了李文茂之亂算是終結。

咸豐七年李文茂之亂，柳州元氣大爲傷損。光緒元年傳信碑說：『咸豐年間，廣西兵亂二十餘年，田土荒廢，乏人耕種。』當時伊斯蘭人之流離失所者，不知有多少人。事定之後，據故老口傳，僅四十餘戶。嗣後，休養生聚，到近年方有一百四十餘戶。從咸豐七年到現在，約八十二年，可以說是元氣迄未恢復。這是柳州伊斯蘭底衰落時期，即雄死後之第三時期。

綜觀這三個時期，最近一期自不能及馬雄時之盛。第二時期就城內清真寺之建築及伊斯蘭人數目之多說或，比馬雄時好些。然無論在這三期中的哪一期，我們却還找不出第二個像馬雄這樣地能在好幾方面提倡伊斯蘭的人。所以在柳州伊斯蘭史上，馬雄不只是一個空前的人；而且，算到現在止也還是一個絕後的人。

我們不說馬雄在政治軍事上的成就或是非，只說他對於柳州伊斯蘭的功績他是值得紀念的。

去年十二月，自桂林來昆明，在柳州候車，時逾一月，因就便訪問柳州伊斯蘭故實，成柳州回教考一文。近乘課暇，畧改舊稿，別題今名以就正有道。柳州回教禮拜堂翁永修阿衡對此文供給不少之資料，謹於此敬申謝意。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昆明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之研究^(四)

楚圖南

五、星回節的傳說

1. 關於星回節之兒時的回憶

在說到星回節之先，可以說一說作者個人關於星回節之兒時的回憶。

作者的故鄉，是雲南東南，隣近廣西和安南的一隅。所謂星回節，普通叫做火把節，節期是陰歷的六月二十四。在節前的十多天，市面上就顯得熱鬧了，就好像過年時候的情形，賣飲食用品的，都特別的多，尤其惹人注目的，是大街小巷都堆着火把和松香（松脂油）。對於火把和松香的買賣，也特別的利市。賣這些東西的人，多半是四鄉的夷人，包括了裸裸土老和普拉。他們將這些東西，背，挑着，運到城裏來，帶給孩子們以無限的快樂的和高興。大家都忙着買松香，火把，並將松香研為細末，盛在葫蘆裡預備火把節時「耍」火把用的。火把的形狀，畧如圖，似乎製作得極其巧妙。四圍加上楔子，留着一節，作為火把的柄，所以「耍」起來很不費力。但普通總是依於年齡的大小和身段的高矮，來挑選了火把的長短和大小的。

好容易聽到了六月二十四，在這天，我們城裡還有一個火天君的廟會，並臨時搭起戲台來。到了晚間，戲已唱完，人人回到家裏，準備着過火把節了。這儀式是：在晚飯後的晚間，每家都將火把斜放在們坎上就好像砲架的樣子。火把的多少，則以這家「耍」火把的人的多少而定。待到天將近黑，每個人裝扎停當，並在腰間繫着裝滿了松香末的葫蘆。家中年老的家長，則用面盆盛一盆清水，放



在火把的下面。於是將火把燃着，炭火不斷的落在盆水裏，吃的一聲水面上冒出泡沫和白煙來。接着家中老少男女，都來蹲在盆邊，用手指蘸水，洗眼睛，傳說可使眼睛明亮一年不會生病。這樣以後，則由家長開始舉起較大的火把，在屋內外的瓦簷口，薰毛虫和其他的虫類。火簇熊熊，如同舌頭一樣，經過這樣的一薰，大約瓦簷口的虫類都可以殺滅了。其後，家長仍然持着火把在屋內外陰暗和潮

濕的地方用松香末向火頭上揮灑，並由每個人從火頭上跨過。這時，也和洗眼時一樣大人們也好像在唸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咒語，和吉利話。最後，則每個年青的男子和小孩都各持着自己所認定的火把，歡呼叫跳着，到街上，到城外去了。

在街上或城外的曠場或山道上，各人舞着手中的火把，並揮灑松香增加了勃勃的火力火把在頭上，在腳下，在身體的周圍，如火龍一樣的旋舞着。這便是所謂的「耍」火把了。在夜深時，有時又到玉麥地裡，摘些玉麥架在火把上燒食並唱着山歌。有時，有時，村子裏，假使平日間有仇恨的話，也多在這天的晚間，聚衆尋釁，明火械鬥因此釀成了命案的。所以近幾年來，在城市地方很少見到了火把節的舉行了。雖然在偏僻鄉下，仍然一樣的流行，而各地的風俗，亦究有差異，如在路南方面，那裏夷人的火把節，除燃火把而外，在白天則殺牛，蹈舞穿新衣，並祭「密枝」——即大森林。這似乎又與上面所說的漢人的火把節又有不同。這樣更使火把節的正確的起源和火把節的近於原始的意義愈不容易知道了，這篇文字的研究，也不過僅就所能得到的傳說和記載，——尤其是漢人方面的傳說和記載，一種可能的假設和推論而已。

•2 火把節的傳說

譬如火把節的這個名稱就已經是一個漢化的名稱，並不足以說明火把節的原始的意義。至於根據於月令星回於天之義而起的所謂的「星回節」更是古色古香典雅之至的漢族中的文人化了的的名稱，距離火把節的原始的意義當是更其遙遠的了。楊成志先生雲南民族調查報告中所載獨立裸裸的詞謠其中有火把節謠詞課文為「目爻目去丟」(do dza do qhu ug)，僅就字義解，也祇是問答唱和之義，疑為火把節時男女問答唱和言情之作，並不是歌詠火把節本身的歌謠。因為楊著並沒有將歌辭察出，所以祇就名稱上去攷察，也究竟不能探究出火把節的起原和火把節的意義。從西南各省的幾種方誌的記載，和在裸裸民族中所流行的關於火把節的名稱也不能說明了火把節的意義。或者現在的夷人，也似乎忘記了自己的關於火把節的稱謂或傳說，至少我們還沒有發現關於這類的可靠的資料。結果，我們關於火把節的研究，便仍不能不求之於漢人的記錄了。

關於火把節的傳說，據南詔通紀，十、現行紀，及明修雲南通志各書的記載

，以爲火把節的起源有着這三種可能的原因：

一、起原於武侯南征，

「武侯征南，於是日禽孟獲，侵夜入城城中父老設庭燎以迎之。」(滇繁所引)

二、起原於曼門奴之妻門南的殉節

「漢阿南，酋長曼門奴之妻，其夫爲漢將偏裨郭世宗所殺，欲妻之，贈以衣笏。阿南恐其逼己，給之曰「妾欲從君，君能從我三事乎？」曰「從」。曰「一須作幕次祭故夫，二須焚故夫時衣易君新衣三須令國人徧知禮嫁」。明日如其言，聚國人張松幕，置火其下。阿南袖刀出，令火熾盛，乃焚夫衣告曰「妾忍以身事讎」，遂引刀自斷，身赴火中。國人哀之，每歲以是日燃炬聚會以吊之。後人名爲星回節。及南詔滅六詔，亦以是日舉火。」(南詔通紀)

三、起原於南詔滅五詔遺事

唐開元十六年，唐封(皮羅閣)爲雲南王，十八年滅五詔，先是蒙氏恐三十七部不服，選親族爲五詔，未久，五詔抗命王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命許之。使人諭五詔六月二十四日祭祖，不到者罪。建松明大樓，敬祖於上，至期，五詔至，惟霽北妃止夫行。夫不聽，妃以鐵錫約夫手而別。二十五日五詔登樓祭祖畢，享胙食，王至晚酒醉，皮羅閣獨下樓焚錢放火。兵圍火發，五詔死。差人報焚錢失火燒死，請各妃收骨。各妃至難辨夫骨。霽北妃因鐵錫得夫骨，至今滇人以爲「火把節」。(南詔野史)

這三個傳說中南詔滅五詔事不足爲火把節的起原，這是很明顯的。南詔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祖，可知六月二十四日的令節必是起於南詔以前。一二兩說，謂火把節起於漢時，這也是不大可靠。諸葛武侯及阿南的故事，尤顯然是漢族文人的附會。因爲火把節爲起原於諸葛武侯的入城則是紀念，敵人的勝利，和自己的覆滅必不會流行得這麼普遍，且有着十分深遠的影響。阿南的故事，那樣的動人阿南的賢慧貞烈，尤不類野蠻社會中所能有的女子。所以，這件故事無疑的是經過了漢族文人的傳染或裝飾。它的可信靠的程度，是很難說的。何況最近流行的火

把節的全部儀式中，還絲毫看不出有着何項紀念英雄或烈女的遺跡。所以火把節的起原，當不在此。我們還得從別一方面的資料來探究了它的原始的意義。

3 火把節的可能的原始的意義；

火把節的起原，除了上面所引的三種傳說外，還有與火把節有關的許多傳說，如

A 火把節祭天，（貴州通志：普安州）。

B 火把節祭祖，（滇載記，南詔野史，古滇攷，滇畧。）

C 火把節祈年穀豐收，（滇繫，中華國民生活歷草案。）

D 火把節驅逐蝗螟避虫豸薰蚊虻（吳應枚滇南雜詠中華國民生活歷。）

就中更值得注意的，則是近人彭桂萼君的記述：

E 「緬甸）火把節鄉間更通行，尤以保黑蒙化子爲最，於舊六月二十四夜，就庭院矗立火把，看明亮的程度，以測莊稼豐歉，並持火，以香麵（疑卽上文所說的松香麵，非普通所謂的香麵，——作者。）向屋內外灑，事後大舉射獵。（彭桂萼：西南邊城緬甸）

以上各種說法雖與諸葛武侯之類的傳說絕不相同，但比較的算是保存了火把節的原始的意義，足以說明了把火把節的近似於真確的起源。卽火把節乃是一部分西南民族的原始社會留傳下來的節令。這或與原始時代的某種宗教信仰或農稼的生產，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所以每年都照例的被舉行着。而所謂諸葛武侯，阿南和鄧賤妻的故事或者是適逢其會或者是後人的附會，後人遂倒果以因，以爲火把乃是起因於諸葛武侯諸人，遂埋沒了火把節的原始的意義，也就再沒有人去追究火把節的原始的意義了。但從方誌史籍的片段的記載，和現在流行的火把節的不同的遺跡看來，這其中的原始的意義，和可能的正確的起原，仍是很顯然的，——這是一種野蠻民族所遺留下來的原始的節令或者是起源於佃獵社會，到了農稼社會時又被賦與新的內容和新的意義，如祈年穀，照田塍，逐蝗螟之類。後來傳到了城市裏面的漢民族必完全失去了這些內容和這些意義，所以纔有所謂「耍」火把的名稱。卽在土人社會中，因爲年湮代遠的關係，這些意義和這些內容，也已有了或多或少的蛻化或改變的了，如在呈貢，在火把節這天，又有所謂「跑馬

爲戲」；在騰衝有所謂「打老耨佛」；在蒙化則婦女用鳳仙花染紅中指，無名指，及小指的指甲。（俱見中華國民生活歷草案附注所引。可知，現在的火把節，不單是時時刻刻的在剝落了原始時代的意義和內容也一樣的在受着歷史和各地方各民族的傳說風土，習慣的影響，在時時刻刻的增加和改變了新的內容和新的意義。雖然，直到最近，以土人勢力的失墜，漢族文化的增進，這個節令，也究竟一天一天的式微，且就要被完全淘汰的了。現在這個節令還流行的地方，也祇有雲南的東部，和與雲南接壤的桂，（靖西一帶）黔普安一帶的幾處要地方——尤其是裸裸族所在的地方。靠近城市的地方，已很少得見這個節令的舉行了。

但現在，還留着兩個連帶的問題。即第一，方誌載火把節起於南詔，至少是盛行於南詔。但現在作爲南詔後裔的人，即羅夷，何以很少見到有火把節這個節令的舉行？第二，諸書所記火把節的日期，有作二十四日者，亦有作十五日者，究竟是甚麼原故？

關於第二個問題的解答，最近人以爲是二十四日，但從夜間算起則是二十五日，故諸書雖記載不同，而其實並不矛盾。（參看：滇南雜記，禮俗一斑。）我以爲這或者是對的。關於第一問題。則可能的解答，當是夷人信仰佛教，以佛教的節令爲節令，故原野社會的風俗漸漸的被遺去了。裸裸民族，則佛化至淺，或完全仍是野蠻社會，所以還保存了原始時代的節令，即使在內容方面，已經有了怎樣的不同

所以，火把節卽星回節，當是西南民族最原始的一個節令。當初或祇是流行於一個民族，後來漸漸的傳染到別的民族，而在原來的民族反不盛行，如現在的夷即是又因爲歷史的悠久，所以也隨時被附會了新的內容。所以，現在我們一想到了星回節，就會想到了與原始的意義絕相出入的一連串的美麗動人的神話和故事。星回節也就成爲一集團的神話和傳說的中心。剝開了這些附加上去的神話和傳說，星回節的原始的意義，和正確的起源，自然也就顯露出來了。

四川邊地行紀

馬松齡

由宜賓抵屏山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中旬杪抵宜賓。宜賓關於漢武帝伐莽時。漢制：縣有蠻夷「道」。其地有夷，故稱「道」。今則夷已無，而西路可通羅夷，爲「羅道」矣。在縣盤桓二日。一以購鹽布，備贈涼山羅夷；一以參觀本地風光。在宜賓北關外真武山下，有漢墓遺址。二十五年三月，四川省第六區專員公署在此築運動會場，得二古塚。掘時，墓已無門，且棺蓋已置一旁，蓋早爲人盜掘矣。時華西大學Mr. Gnabain 趕至，與當地人士共掘之，得遺物近百種。一部存宜賓民教館，一部爲葛氏携歸成都華大博物館。余至其地，見殘墓二，高皆九尺，深四丈四尺，寬七尺，左墓有瓦棺一具，已破殘。旁有石兩數似棺形者又一具。前橫一石棺蓋，完整。左墓不見棺有破殘瓦質俑具及銅質殘碎片多件。墓後有殘骸零件。蓋墓經二三次掘發，已凌亂非舊制矣。歸於照相館購得當時照像片一套，作紀念。

二十二日由宜賓西行，同行者，除考察團工作人員外，建設廳森牧勸察員二，雷波謝科長，屏山縣署眷屬，及雷波羅夷楊土司之幼女一，傭一，並滑竿夫背夫近三十人，浩浩蕩蕩，頗爲壯胆。蓋此路崎嶇荒涼，夷匪漢匪，出沒其間。非結隊成羣，殊多危險。自宜賓至屏山，路途皆沿金沙江北岸。聞數年前，此段曾

之侍枕蓆。翌晨，賞新衣一襲，曰，露水衣，新婦於婚日著於外，以爲榮。自鰲死後，此風至今仍留於民間。即男家於迎婚前，製紅衣一襲送女家，亦曰「露水衣」。嫁之日則著於衣外；習以爲常」。此豈非所謂「初夜權」一類之傳說乎？

又傳「安鰲知官兵到，即策馬東行至福延溪附近之廟壩，馬蹶被擒。後人遂於岸上携安鰲騎馬象作奔行狀，至今猶在」。或曰：「此非安鰲像，乃文昌行祠」。未知孰是。唯縣中土民則同言此爲安鰲像無疑。遠近婦女之不育者，常於夜間，隱人耳目，持紙帛往祭之，冀可生子，故像前香火頗盛。按此俗殊可引人思索。鰲爲土酋而與民間生子有何關係。此或與明史所言「土民有婦女多淫之」及傳說中之「初夜權」有關係。安鰲祖塋，屏山人言在底寶之野頭山。傳言墳脉龍形。鰲伏誅後，官府令人截斷龍頸，故云。綏江人則言者綏江城西北二十里之大窩鄉。其地有掘基山，言鰲死後，掘其基，故云。未知孰是，余曾至大窩鄉尋安鰲墓址。至則於荒烟蔓草中，僅得殘缺石馬一隻，倒置王氏墓側。此石馬爲王氏塋物乎？抑安氏塋物乎？已不可考。且除此外無他物可尋。

三、屏山綏江之羅夷子孫

四川屏山縣與雲南綏江縣隔江相望；縣治相距九十里。綏江縣明代屬馬湖府，安鰲家室在焉。清初，歸雲南永善縣，稱副官村；宣統年始改縣。馬湖府自改流後，所屬百姓，皆爲編氓；且漢衣冠，無由辨識，唯自明清代遷入之漢族，至今尙不與土著通婚媾。由此畛域，吾人遂可判別何姓爲羅夷後裔。

在屏山者，有悅，王，安，夷，憂，聶各氏，爲羅夷漢始。悅氏居沐川，底寶；王氏居平夷司泥溪司；安氏居石溪，檜溪；夷氏居蠻夷司；憂氏居夏溪。屏山城中有聶氏，或謂爲安鰲之後，因安鰲伏誅而改姓者。詢之皆自不肯承招矣。

在綏江者，有孫，范，楊，王，吳，况，羅，苟，牟，蘇，周，安，十二姓，其中王氏三支，况氏二支，安氏二支，餘各一支，「合稱蠻姓十八支」。居縣東西廂。其中以王氏戶口最繁。王氏昔爲平夷司首領。傳言死而無子，其女名王瞞讓者贅藤氏男爲夫，後子孫衆多。今王姓族人感瞞讓之德，爲立報恩寺於城內，歲節皆祭之。上述各族於早年人死則火葬。今多棺葬。唯其墳墓與漢墓不同式，不砌圍圈，平頂，上植新樹，有時於頂立一碑。以漢文註某某之墓。今大窩之

由小火輪試航一次，因有險灘一二處，未澈濬，且貨物亦不甚多，故停航。自安邊以上，新灘大灘一帶，南北二岸，高山設運煤刁斗，垂於地。刁斗二繩並行，滑車轉動，煤由刁斗由下而上，空斗由上而下，亦高崖轉運之一法也。隆昌崖糖房灣一帶多漢匪，常劫行人。官兵未追，則竄山而逃，聞對岸雲南綏江山中，則匪少；以少行人故也。

行近樓東時，岸上有圓形石，突出作下墜狀。鄉人名曰「乞子石」。每年節季，凡不能育子之婦女，爭摸拜之。蜀典詔馬湖南岸，有乞子石，爲其人乞子之所。然則乞子於石之俗，其夷遺風乎？

近年屏山禁種鴉片，而各處烟館則林立。隔江綏江縣遍地罌花，無五谷種。蓋鴉片之利，倍蓰五穀。川政禁種不禁吸，雲南遂居爲奇貨矣。又聞近年雷波屏山內部羅夷種烟者亦少。推其原因：羅夷種烟，自吸者少，全爲貨殖。漢地無烟，夷烟始得居奇，以易糧布。今綏江永善皆種烟，夷烟之價，僅敵五穀（因涼山土不如漢土）。羅夷遂逐漸少種矣。故烟禁弛，夷地種烟少；烟禁緊，夷地種烟多。願邊政有司注意及之。

二、馬湖知府安鷲的故事

二十四日抵屏山縣。屏山西二百里有馬湖。金沙江此段昔稱馬湖江。屏山雷波一帶，自唐以來遂稱「馬湖路」；元稱「馬湖路」；明稱「馬湖府」。設皆在屏山。今屏山縣雖婦人孺子無人不知馬湖府知府安鷲。

馬湖之有羅夷，其源甚早。明初，洪武四年，羅豪安濟歸附，遂設馬湖府，以安濟爲土知府。按今涼山民謠云：「彼岸阿者生，此岸瓦薩生，」阿者（a-c-hih）疑即安濟也。相傳安氏家居綏江縣之珍珠橋月兒池。池上有石崖，突出如老鷹。安氏於下修橋象弓形。樹箭於上，作彈鷹勢。因此族人甚爲騰達。傳五世至安鷲。明史言鷲「殘忍虐民，計口賦錢，歲入銀兩以萬計，土民有婦女多淫之。用妖僧百足壓魔殺人」，弘治九年安鷲叛，改流官。二十年，四川巡撫御史張懋彈劾之，行實伏誅。當安氏盛時，泥溪司，平夷司，王姓會，蠻夷司文姓會，沐川司悅姓會，皆聽屬之。且可策動雷波及涼山諸羅夷。故其勢力極爲浩盛。今屏山故老傳言「鷲在當時淫暴殊甚。民間少女出嫁前夕，例必往謁安鷲。鷲即留

苟氏塋，趙家壩之蘇氏塋，牟村之牟氏塋皆如之。

安鯨之直系後裔，聞在雷波。後在雷波過祛裡密哈拉家一黑夷，自稱為安鯨土司之後。謂安鯨之夷名即哈拉。由哈拉至該黑夷鐵哈，共十一代，吾人由弘治年間至今計之，有四百餘年，所云十一代恐有遺漏；否即安鯨直系後裔之說，尙不敢確定。茲誌其所述各代之名如次：1. haca 2. ha ca Sua chi 3. Sua chi Zi Ke 4. Zi Ke nji ge 5. nji ge a ie.. a ie a pa 7. a pa he sa 8. he) a Chih 9.)a Chihoc hia fu 10. Chia fu (a chill.) a chi tie ha

至雷波途中

二十六日抵綏江；二十七日，沿金河南岸至蠻夷司。晤西寧富有壘邊幹才之王安民氏，一樸實漢民也。相與談雷波東寧鄉羅夷東侵歷史甚詳。吾人在此，第二次見凉山羅夷。第一次在屏山縣署，見石圖家一黑夷，係西寧溝人爲質於縣署者，稱「卡夷」。此黑夷則係隨王安東來蠻夷司。畧與談甘蒲田十二支之支名及駐地。

二十九日由司西行，五十里至冒水孔。土人相傳馬湖之水由江倒流出，故清澄可鑒。該處僅十餘家，零落不成村寨。唯一原因則係由此而上，每年地震過甚，建築田畝，直受其殃。去年一年，地震之數，達百餘次。一切屋宇廟舍，皆蕩焉無存。人民以木板爲箱狀之屋，潛眠其中，朝不保夕也。

三十日過鄧溪塘至大崖洞，洞在雷波屏山分界處，江水迴折而行，設有偏舟，泛舟南下，十分鐘即可達岸。然川無舟，遂由山徑行，曲折宛轉，殊爲危險。此洞在形勢上頗爲重要，北控屏山大道；南扼雲南雷波，西防蠻夷口出此之羅夷。由此南行，山顛流沙，由上亘下，交填於路。如山溪然，日夜流動不停，行人過此，偶一不慎，有隨流沙沉江崖之危懼。過青松背，芭蕉灘，沙灣等處，居民每村僅二三家。詢之，因連年凉山羅夷常到此擄劫，故富者徙去，貧者貢布納粟，求凉山羅夷之保護，如佃客之於主人也。

沙灘往雷波有二路：一路沿金沙江而上，過獅子壩，豆沙溪到縣城，路較平而遠；一路翻過宋家崖，至黃蠅牛吃水而轉縣城。其間有宋家崖之陡削；菁口之崎嶇危險。然頗捷近，且不荒涼。故吾等擇此路。宋家崖高一千公尺以上，由底

過此，人力盡疲。過豬圈門，即望見黃螂。

黃螂於明代爲國土舍之地。國氏羅語爲：“Zi a hu^o Ce Co”此黃螂命名之所由也。南臨馬湖，原有內外二城，今圮毀矣。現爲雷波第二區署所在地。馬湖長寬各三四里，水清鑑髮，年前以國氏後人種鴉片於湖中，遂沒於公。湖中有島嶼一，上古廟一幢。湖西有石露水面，名「繫馬石」。傳昔年有海馬繫於此，後入湖中。湖之東南有湖上居民，窳屋而居者三四家，蓋爲避夷亂及管中野獸也。西岸有國土舍衙門舊址，僅餘屋一所矣。國氏今無後，只一孀婦，居雷波爬哈母家。

三十一日過馬湖至海腦壩，壩在湖南端，今僅有居民二十家，連屬村亦僅百家而已。當地居民言：民國六年時所屬漢民有千餘家。七年涼山羅夷攻入，掠去數千人；此後數有擄奪，今故僅百家耳。羅夷擄奪漢民之殘，此爲一例。

二月一日由海脂壩出行。沿途居民甚稀，荒田甚多。越山路三十里至箐口。箐口高一千四百二十公尺，滿山皆竹林。竹粗過姆指，半掩雪中。涼山羅夷諺云：“財帛箐口有”。言掠奪行人之要道也。去年雷波縣長過此時爲掠奪一空。或謂羅夷於每一縣長來，必示威以試強弱。言非無據。吾人過此時，已由雷波縣府派來保安隊三十人，故可安步無憂。

牛吃水今名文水鎮，戶口甚多，田土亦肥，雷波一重鎮也。橋東斜田，種前彭行火田法。聚草焚之，以火灰爲肥料。再行三十里，至雷波。

五、雷波釋名及邊政困難雜感

雷波之名，舊有二說。一說見縣志，言城西鳳尾山麓有一池塘，相傳昔日憂雷發聲，雷光與波光相映，故名曰「雷波蕩」。遂轉以名雷波。余見其地僅一荒塘耳。按此當係不暗羅文之漢人，望文生義，又由義傳景以傳之，遂有此說。殆與今人釋巴爲蛇國；釋蜀爲蠶國之類，同一謬誤。一說見蜀典，云隋史萬歲征西南夷，過馬湖北部之老君山脈起曰「雷番山」。後遂名此地爲雷波。按雷番即雷波。當無問題。番古讀波，殆重唇音餘讀輕唇音一類之字。又古塞歌母不分，故番波互假。尚書禹貢「榮波既豬」，釋文「波」馬本作「播」；漢書地理志亦作「波」。唯雷波之名何由起，決非由於史萬歲之題石，可以斷言。又按羅語稱雷

波爲「煽爾莫播」(ga Lw muə bua)。「煽爾莫」言「石鍋莊」，羅夷鑿炊之所，三名鼎峙，鍋坐其上。「播」言「山」也。蓋雷波城圍匝有三山，北山，西山，東南山，三山鼎立，如鍋莊然，故以名其地。「雷波」之名，尙係前人擷取「爾播」二字，爲「煽爾莫播」之省定無疑。

雷波處三山之間，平田二三頃，宜稻宜糧，城廂之民，依以爲生。今雷城居民，半爲漢人，半爲漢化羅夷。漢官之政治勢力則殊爲微弱。西十五里至烏脚，一漢夷交易之所，踰西嶺則爲羅夷勢力範圍；東三十里至牛吃水；再東，善口附近又爲北山羅夷活動之所矣。南通天姑密，旅途時達時阻，擾於夷匪；此則郭外爲山，山上農夫薪人，日見虜縛，至夷巢爲奴。守兵望而縱之，瞠目不敢還一擊也。四川邊縣約以此縣最號難治。縣土縱橫三十里，而山陵堯石居半。田賦所入不足支職司薪金之半。故省府每年須以大量省款，傾注於此。此種經濟困難一也。邊政之道寬猛相濟，古有明訓。而治雷波則有寬不得猛不得之感。四川邊吏，平時無邊政訓練。上級以爲在通市大邑可作縣長者，在邊區亦可作縣長。故公文表格，等因奉此，種種款式，一律無別，此外更有「罰苦差」之說。如某某以奔走不力，或後援無人，即發之邊縣。名爲官吏；實則戍徒；曾有薪俸等於流謫。其處理不善者，往往生命不得免焉。若此等人，到縣辦差，當求無爲，力主寬縱。唯邊地漢紳類多主張「有漢無夷，有夷無漢」之論。縣守主寬，第一即不此輩所諒解。爲政不三月，其必邑人交相嘖嘖譏我矣。况蠢蠢蠻夷，何識禮義？嚴則以爲仇，寬則以爲懦。嘗聞羅夷之愚昧者，常以二法試探邊吏之強懦。一爲示威。邊吏臨邑之日，遣人曳槍持械，要於道路。劫其財物，擄其從僕，然後縱之就任。設爲強者，則必行文至省，調兵征伐，設爲懦者，則忍氣吞聲，勉不聲張。又有一法：使巫塑蕎麵爲人，象邊吏。禱祝煮鍋中不化，曰：「此強官也」。相戒種人，莫敢侵害；不幸融爲麵泥，則曰：「此懦吏，可不畏也。狂誕如此，邊吏何得而寬？故曰「寬不得」也。十年前，四川防區時代，邊區縣長多爲營長。縣長而有一營兵，其威望過於邊區之一土司，或一族長，政教往往由之而行。然軍人又多不知政教也。故用兵失之濫。今軍政分權。有若干區域夷有縣長而無軍隊，顧猛不能，固無論矣。即有縣長，又有營長者。武夫擁兵，自作聰明，或越

俎而興事，或請兵而緩發。此又軍政分權之弊也。雷波數任前有縣長羅某者，論其行事，曾未盡令治邊之道，然亦有足矜式者。如立道壇以化夷民，戒人戰殺，用意至善也。策動土司，征伐叛夷，亦撫夷善策也。惜大道未開，規模過小，致一有志之士，終不免死於叛夷亂鋒之下。故又曰「猛不得」。此政治之困難二也。

竊以邊政之道，政有專術，學有專科，與普通縣政不能混為一談。普通邊吏學不必專長，而一般民族學之原則，民族主義之觀點，與夫邊疆之普通知識，則不可不知。其最重要者為治術。凡此皆須設立專科，聘請專門人材指導之。又邊疆軍事與政治不能劃分過嚴。即劃分，亦必有息息相關之能，以臂使指之效。推行邊政不能無軍備；然亦不能恃武力。邊政以教化為第一。軍備所以行教化，武力所以輔文治也。作者在雷波居住一月，目擊心感，以為治邊唯以此術為最當。今聊記感想如此。詳說請俟諸異日。

六、邊疆漢夷交惡之心理分析

余居雷波一月，逢野夷入城屠殺漢戶之事，凡三起。遠鄉羅夷殺人報官者又三起。析其原因多為復仇。或因漢誣夷殺人抵罪，而復仇；或因漢欠夷債，坐延不還而復仇；或因漢虜逃出而戕殺者。至於虜劫之事，幾二三日間必有一案。雷波夷匪出沒之區有二。一在菁口，多為雷馬間甘爾蒲田家人霸路橫行。黑夷無事則率黨持槍，至此掠劫，名曰「作活路」，蓋視劫虜為生意經也。今涼山中尚有「要發財，菁口有」之謠。又一出沒之區在雷波北山，多係小涼山，阿祿人來此搶劫。此帶昔日漢族居民，虜劫已盡。間因採薪耕田而至此者，多難幸免。今縣署招集尼區家一黑夷率奴僕居麻柳灣，授以山田，使贍生計。北山夷禍遂稍戢。

城廂漢人對羅夷之態度行動，亦殊惡劣。羅夷婦女入城購物，滑商流氓之徒喜乘間調戲之。猥褻之狀，漢女受之，行人裂眦；而施於羅婦，則觀者以為快。奸商交易，羅夷售毛，鬚皮，藥，以大秤大斗入；買布鹽，則以小尺小秤出。羅受此屈，縱太息流涕，官府亦不之直。若糾衆來索，必相互動武，鄰舍行人且助奸商而虧羅夷。故此城廂滋事，羅夷未有不失敗者也。烏脚自昔為漢夷貿易之區。上月羅夷來此羅糧受虧，曾糾合小涼山羣衆，焚燬市場一次。吾人初至烏脚時

，猶見市門緊閉，日夜有驚，蓋事過僅十餘日耳。又夷人入市，嗜酒流涎，囊橐雖空，亦必除帳取樂。邊區之酒有價，隔二三日而一變，羅夷不知也。異日來還帳，酒價增高，羅夷以爲漢欺已，又糾衆動武。附近富夷終年在漢商處賒布鹽者，至年結帳，往往盡田產抵之。漢商遂乘而落籍焉。此種落戶羅夷，恨鬱入骨，夷轉遷涼山，依黑夷爲奴。終生與漢人爲敵，而不知已過在不能量入爲出也。漢哈於此遂又增一種仇恨。又羅夷入市則縱酒，酒酣則揮拳罵座無所忌。余嘗見爬則一黑夷，縣府曾委之爲保長，一日入市縱酒而醉，唾罵鄰座。座人誘之出街中，一漢人並與語僞示同情。後又追來一流氓至街心，一手遞其帕，一手摸其鬢，同時以脚蹬其臀，委街溝中。俟起則覺赤膊露頂，滿身泥濘，而旁無一人矣。時在嚴冬，天降霏雨，顛慄至爲可憫。該夷不幸又爲一癩頭子。羅夷最以癩頭爲恥。該夷醉酒漸醒，赤手捫頭，亂號於街中。適城中駐軍來巡邏，以語言不通，又痛毆之。時天漸晚。又一黑夷始扶之來縣署告狀。余居縣署中山堂，出詢知其顛末如此。亟着人在各處尋衣服，已不可得。借與一衣，翌晨乃去。類此現象殊多，難以盡述。要皆漢夷交惡之因果，果因循環而不能自己之現象也。

又嘗體察漢夷交惡各有其與時俱壘之心理基礎。茲析言之。

邊區漢民，皆自各地來此僑居，無土著者。析其祖業，或爲經商；或爲兵役；或爲隨宦，或爲成謫；間亦有跳梁不法之徒，不容於內地，爲遁逃邊疆，以圖生存者。故情況至爲複雜。在雷屏間以清代屯營兵士之子孫爲最多。屯營兵士專爲討伐或防禦山中之蠻夷土著而來，在觀念上遂駐定與蠻夷有世襲之仇恨。余在雷波遇王甘諸族人，曾太息爲余言，其曾祖死於夷難，祖死於夷難，父亦死於夷難。其族與夷遂結累代不共戴天之仇恨。邊區漢族無多，彼此互爲婚媾姻戚。故縱我族直接未蒙羅夷之難，而母族姻族亦必有此世仇。邊區漢族由此遂形成一牢固而有關聯之羅夷對敵團體。此種漢族之殷富者，及讀書者，卽爲縣中望族，或紳士。每一官吏或營長蒞任，第一接觸者卽爲此等望族，或紳士。由語言之隔離，文化之異致，以及族級之不同，官長與羅夷實無法接近，更進一步而了解其生活及心理。邊區漢族有一口號爲「蠻夷畏威不懷德」。又云：「有夷無漢；有漢無夷」。此種觀念最易成爲每一長官先入之見。由此官長與邊區漢人爲一聯合

陣線，羅夷又爲一聯合陣線。故羅語稱縣長曰「漢家主人」；稱黑夷曰「羅夷主人」。

羅夷心理有一種更危險的觀念，即認爲侵畧雷波爲收復失地。羅夷的記憶力並不遜於漢族。他們能背誦七八十代祖先系譜。他們有許多歌謠，在記述他們古代的疆域與部落。歌謠中說：平夷司原爲蒲田家地；蠻夷司爲蒲子家地；雷波爲阿祿馬家地；爾阿猛爲畢哥家地；那里溝爲畢極家地；子由柁爲鄂蒲家地，等等。漢族勢力曾經一度攻至黃毛埂，小涼山諸地，遂盡爲漢有。清末民初，羅夷東侵，小涼山諸地復爲羅夷所居。漢族說小涼山爲漢族失地；羅夷謂不特小涼山，且雷波屏山亦爲羅夷失地。此一樁公案，唯有俟明瞭羅夷歷史者可判斷之。以作者所知，羅夷之進據雷波，約在一千年以前。羅夷未據雷波時，雷波當不爲羅夷所有，而爲漢族以外之第三種民族所居，實無問題。羅夷以強度之武力與繁殖力驅逐此第三種民族外徙或羅化，雷波遂爲羅夷所有。漢族於秦漢之際，始逐漸開辟涼山東部之通道，與大渡河以北之青衣江流域。至唐宋之際，曾與叙府一帶之羅夷不斷接觸，鬥爭，終而驅逐此族至屏山一帶。明時，於屏山設土封爵，以羅夷酋長之勢力阻止涼山羅夷東侵。至清，又在雷波設土封爵，野夷遂得入黃毛埂以西之大涼山區域。當今民國共和，民族平等；土地公有，共生共榮。當再不有民族之爭，與夫原始時代之民族割據思想。而邊地漢人亦當體「國內民族一切平等」之旨，思如何引渡，或同化此種淺化同胞，共謀團結，共濟時艱。蓋我中國文化之偉大，在於能融合四裔文化之特長，而鍛鍊，成爲有計畫的異式之配制異色之調整，以及異族文明之並行並育，不相悖害。此種理想，願內地人民與邊民共圖策之。

七、雷波楊土司之世系，功績，及其沒落

雷波楊土司爲羅夷孤紇部阿著支之一家。故羅語爲「阿著爵莫」(a tsiu dzi muo)。自述其祖於元代即納土歸附，然於史籍無可考。明洪武四年，雷波置長官司，由楊氏統之，始見於史志。自言曾授「武德將軍」，亦不可考。清初仍之，管轄羅夷內九支，外十二支，及甘爾蒲田十七部落。雍正六年，土官楊明義擾邊，改設雷波衛。乾隆二十六年，升爲廳，設官，屬叙州府。同治六年，黃螂夷

內侵，調楊氏平之，又復官爵。邑人爲死難土司楊石金立祠於雷城。再傳至先烈。民國十七年與縣長羅正冠率兵討無子村野夷，同死於難。先烈無子，僅一女。年十三，在叙府讀書。吾人此次由叙入雷，所偕行之女孩，卽此女也。吾嘗搜尋楊氏族譜，自孤紇而下。至先烈，共二十代，均羅名，此蓋自明初封爵之土司始也。始封之祖名「馬必」，石金名「脚波」；家臣名「西珠」；先烈名「格義」。此皆班班可考者。（羅文及注音印刷不易刪去）

初，先烈娶於沙罵土司之女安氏貌美。夫死時，年方二十，遂爲一時漢夷少年所誘失，聲名頗爲狼籍；且嗜鴉片。家產漸爲漢紳及豪漢所竊而去。旋與家臣楊壽登其人同居。至此遂不齒於漢二族。吾等抵雷波時，楊氏女請同行諸人，謝路上招護之勞。我亦在座。時安氏出見，殘柳敗荷，已無當年美艷之姿矣。余乘興談及下嫁家臣之故。安氏揮涕而述「當年漢官，漢軍，漢紳，於其大陣亡時，迫我吃血酒，畫手印，承認楊土司之遺田充公，守備衙門成爲公所。願不從，漢軍則派兵威嚇之。我遂潛逃至叙府，轉成都，一路皆該家臣護持也。設法購到新槍五十支，思以自衛。歸後，縣長又迫交出充公，實則爲官吏豪紳所瓜分耳。出外半載，家中財物半爲家臣奴婢盜竊，而田土屋宇，又再再充公。仰請豪紳說項，又須分媿金銀，以運動之。且金盡而事無所成。近五六年，徵此家臣，吾母女早無生命矣。」余始知安氏與家臣同居之故如此。又問「楊家臣室有妻乎？」曰，「有但不敢奈我何也。」又問「行婚嫁禮否？」曰，「當行不得。」羅夷婦女與人談話，爽捷不忸，類多如此。

按羅夷婚制，階級限度至嚴。土司須娶土女；黑夷須娶黑女；白夷奴隸亦如之。安氏此行，雖非正式嫁娶，在家臣（白夷）有淫主母之罪，罪當死；在安氏有降級隨賤臣之罪，亦當誅。死誅之罪未執行者，以無土司故也。現沙罵土司已不以安氏爲女，所屬黑白夷亦不以安氏爲主母。漢家法律雖無明文以科其罪，然多鄙其淫賤。故楊氏世家已成瓦解之局矣。近自楊氏女歸家園後，舊時家臣奴隸建議，設女與其母脫離關係，則仍願納糧供給此女爲主人。楊女有意行之，其母則謂奴僕之意願挾持女幼主以自固，誓死反對；且垂涕漣漣；言不願與其女相折離也。按羅制，夫死，婦可攝其位；無子，女可繼其職；願傳嗣統，亦不妨別謀

贅婿生子，仍爲楊氏。楊氏挽人願請余等爲說項人，代請於縣長。余思自國以來，邊疆封建之制已廢。卽立此女主；於國於民，究有何益。治邊之道多端，當不在此土司軀殼也。僅爲計於縣長，協讓該土司原有公田一部分，爲楊氏女求學日用之資。

八、雷波之漢化羅夷

雷波三十里以內之黑夷，僅有二家；一爲城內土司楊家；一爲城西爬哈哨上之胡家，羅語爲「聶劬家」。(si w suo)

在爬哈遇胡天祥，羅名阿楚者鞮，爲述胡家族譜二十三代。原亦孤紇部。八代祖名比知者始來雷波。至十五代祖聶劬，改漢姓胡，始稱胡家，分二支。一居圖麼；一居朱茲羅。今衍爲三家。長支與黃螂國土舍爲婚。其所屬白夷多居於烏脚。

楊土司所屬之內屬民奴居於雷波城廂，皆取漢姓，且漸自不認爲羅夷矣，茲多方探詢其漢姓與原族名對照如次。

漢姓	原族名	今居地
蘇	a so	城內；米米山
賈	nie tsia	城內；牛口壩
楊	na tsia	清遠鄉
楊	a tsiu	城內
楊	ni lw	丁丁嗎
白	nio	麻里灣
李	ga lw	清遠鄉
胡	ni hi	清遠鄉；米脚槽
石	ie sa	里平鄉
李	ia lw	里平鄉
楊	so ga	米米山
熊	wua bi	美不坡
楊	wua lwu	城內

侯	a hu	城內
陳	a .ts'ia	城內
劉	fu lu	牛口壩
馬	ma ts'ia	城內

烏脚有漢化白夷白蔡杜等十四姓，其原族名稱如次。

白	lwa ga	侯	a nio
蔡	n ha	商	sa ma
杜	ti'e hɛ	賈	ni tsi
楊	mua siɛ	馬	ma sa
趙	a tsur	巫	o mu
盧	a lwu	商	na ha
胡	ni 'bi	白	ni w

探詢其族譜，皆到烏脚不過十一，二代。原皆居涼山內，因涼山生活艱苦，且不堪黑夷苛待，遂至此依胡氏黑夷為民。其中白氏 jmcga 家最為出色，已有二三世，折樽於夷漢之間，以公平正直聞名，今有白星元者，雖為白夷，然為人大度而知禮，附近漢夷皆崇拜，成為默認的唯一村中領袖。其上雖有黑領胡星元，但委靡顧爾，望之不似人主。大小諸事均取決於白氏。有要事時，胡氏僅臨坐而已，從未發表有任何政見。胡氏有一妻一妾，閨闈有事，亦須請白氏籌策。故白氏之權日益膨脹。因此情況，遂令吾人想到春秋戰國時代，諸侯昏庸者，大夫為何稱取其權柄，而至有扶上令下種種太阿倒持的事態。

西 康 行 紀 (下)

徐 益 棠

九月九日晴。晨起腹痛止，大便尚暢。作家書。楊章瑞團總來，導往區立小學校參觀，適因農期，學生未全到，與該校留校教育及少數到校學生合攝一影。旋往楊團總家作罷潭，詳詢在康漢人之生活情形。同通事偕往惠遠寺周覽一周，攝影數幀，並在該寺管家喇嘛室內坐譚約一小時，吃酥茶及酥油麻花，不甚有味。下午二時，赴東門外一蠻家作調查，達三小時。答問者爲一老人，頗談諧可愛。六時後晤區署汪光璧秘書，談實驗區成立經過及土地問題。

九月十日晴雨。晨八時半離秦寧，路平坦易行，少頃即雨，久久不止，即在雨中打尖。其地後有樹林，前臨小溪，中架木橋，牛馬往來其上，亦一勝地也。下午二時，抵官寨子，上有台站，爲趙爾豐遺政之一，惜爲紅軍所焚毀，僅存四壁，遺址頗大，想見當時經營之規模也。自此以北，爲一長約三十華里之窪地，水草豐美，號曰籠燈壩子。至松林口，天色將暝，恐不及穿過此林，反多意外，遂下帳露宿。晚飯後月白風清，四山昏合，帳外野火熒熒，蠻歌唱答，頗多生平未遇之奇趣。夜半狂風驟雨，卒然而至，水自帳上流下，余床適貼合帳沿，水爲床木所格，轉入余床，被褥俱爲水所浸沒，冷然驚覺，則全身已全沉入水底。床故凹陷，此時真成爲澡盆矣。黑夜無地可避，無衣可換，赤身躲入程浦雲君被中，同時武福盛君亦遭受同樣境遇，裹大衣獨坐數小時，終不可忍，亦請求躲入象峯兄被脚。戰慄終宵，不能成寐。

九月十一日晴，雨。晨起，無暇盥洗進食，專整理爲水所浸濕之衣被，匆匆擠出冷水數斤，塞入一箱而行。行數里即入松林口，長三十里始出林，風景至佳：

千尋古木雲留住，三十里濃陰鳥就棲，數日荒寒未見此，今朝風物似吳西。

途中遇大批牲口，約數百頭，均爲赴康定運茶者。角卡打尖，餐畢，象峯兄欲先行，以冀早達道孚，余欲隨行李及驢夫同行，免生意外，且早至亦無益，蓋食品用具均在箱中也。象峯兄極力勸余同行，曰：「在此無聊，我輩可緩行，待彼等趕上也。」遂行，行數里，象峯兄之驢矯健疾行，浦雲恐彼有失，亦加鞭趕去；獨余驢及武福盛之驢，蹇頑不前。四時許，離道孚約十里，遇象峯兄等在道旁守候，沿鮮曲（河）至道孚南岸，工友劉尙樑躍馬入水，橋已被江水冲毀，水勢湍急，騎又不能渡，急退回原道，由山麓循水邊覓可渡地點，艱險萬狀，騎不能行時，由劉尙樑負挈而行。行二十里，遙見北岸，驢匹終絡繹過，天色晦暝，不能辨晰是否我等之驢幫，及見寧國富君，狂喜，遂高呼，詢以由何處可以渡，答語隱約不可聞。移時，寧國富君已由下流（離道孚四十里）越一橋來對岸，促我等速隨行，今夜或可及道孚也。寧君所乘爲馬，可疾行，象峯兄及浦雲所騎之騎亦較壯健，武君驢與余驢相若，遲遲不來。或已就途中村舍宿，獨余驢乃進退失據，欲急行則力有不逮，欲緩行則勢所不能，努力驅策，緊隨不捨，過橋時已昏黑，至道孚尙有四十里。忽雷雨雜作，電光閃耀，山路又崎嶇，山腰森林如鬼立，狀至可怖。寧君信喇嘛，口誦佛經，遂速路，繞山谷間不能出，一次幾墮江，一次又幾墮入深谷，余與象峯兄均短視，幸浦雲目光佳，得辨識，否則是夜正不知作何結果也。余驢已力疲，鞭之常怒躍，而韁繩又斷，不能控御，乃力主投宿農家，明晨赴道孚，如無人贊同此議，余一人亦必勉爲之。乃叩一蠻家之門，蠻狗踞屋頂狂吠，主人夫婦出應，堅拒不納，強之再三，始允登梯而上，就灶旁席地與夫婦閒談，漸知我等旅行目的。主人係新婚，以其新床（木板抬）出讓，並出糌粑酥茶享客，我等未帶食品，勉食少許，聊以果腹。時已十時，象峯兄暨浦雲就新床宿，余與寧國富劉尙樑均臥地上，主人夫婦則露臥門外屋頂，殊可感也。是夜睡甚酣。

九月十二日晴，雨。天明時頗覺寒冷，以無被褥，身戰慄不能止。時主婦已起煮茶，浦雲亦已坐火前取暖，遂起身，飲茶閒談，酬以藏幣數枚，並攝影。六時半起程，八時半始達縣城。晤武者，始知伊已，于昨夜冒險渡河，伊自言河水深沒驢背，人搖，欲墮，時天黑無燈火，進退失據，自分今夜必死河中，及登岸，汗流浹背矣。整理濕衣被畢，同出晨餐，十時半，訪戴縣長安琴，年五十九，貌清癯，溫文儒雅，一小學校長出身。聞人極和平，刑政清簡，十二時歸，象峯兄等往訪省立小學及天主堂，移時歸，同出午飯。四時往趙君家調查，趙為秦寧楊團總之甥，母漢而父蠻者也。七時半歸，尙未能盡意。晚間洗足修容，睡時發見壁上所懸之兔帽及搪磁茶杯已被人竊去。作家書。

九月十三日，晴，雨。九時往離城五里之自龍村調查，某家經堂中正開會調解五保打死張喇嘛命案，見番民縷縷訴說，歷久不休。余與武君往隔壁某番婦家調查，其夫赴玉樹（青海）經商未歸，家中僅有妻姊及妻。十二時半歸原處，與象峯兄等同歸縣城，二時赴戴縣長宴者大部自康定出關之教員及交通機關辦事員。四時半赴靈雀寺參觀，詢問該寺管家達一時半之久。大殿規模宏大，正在修理，蓋戴院長捐助巨款故也。歸後整理衣箱，戴縣長至，九時四十分去，十時始夜膳。戴氏曾任巴安，鹽井等縣長，所談多康西康南之社會制度，風俗，宗教等（如婚姻，土司，喇嘛等）及一切旅行常識。並述及自己家庭狀況，極有味。

九月十四日陰，晴。上午至九時始出發，因鮮曲（河）水漲，河岸道路均淹沒，繞山二次，費時不少。十二時半，覓屋打尖，僅一八十歲之老婦在，不知地名。下午四時過大寨，有漢人十餘家，以挖金及耕田為業。六時半抵將軍橋，因有軍隊調康受訓，大部民家均被占，幸象峯兄等已先至，以藏幣二元覓得一家經堂，雖狹小黑暗，但潔淨堅固，且有地板。經堂外簷下，有挖金漢人夫婦臥吸鴉片，殊可憫也。此間沿河多土穴，均係昔日挖金遺跡。

九月十五日，晴，雨。晨七時三刻出發，沿鮮曲（河）上行，田畝縱橫，村舍相望，頗如江浙稻梁之鄉，為出關後所僅見：

弱水灘灘波不揚，風光不減似吾鄉，山城處處秋無價青稞登場麥又黃。

十二時在離道半四十里之河邊打尖，微雨中匆匆食畢，一小時即啓程，天復

放晴，三時抵蝦拉沱，下騎攝影數幀。續前行，抵大橋畔，見橋已沖毀，橋岸騾馬牛成羣，均待渡者。復返蝦拉沱，訪保正於縣立小學樓上，囑伊飭人往催橋捐委員星夜修復。出小學校，參觀天主堂，堂建築極恢宏，毀于紅軍。武君與鄉人談，此鎮極盛時代，有戶三百，民十二地震，全市盡燬，重新建築，則僅及從前五分之一，紅軍來後，僅存二十八戶而已。對岸壩子曰韃子架，清初屯墾者有二三萬戶。

九月十六日，晴。昨夜保正來說，橋捐委員已於數日前向鍾霍縣政府請示，未得覆文不敢擅自修理。保正願派人借板搭修云云。今晨八時半，板人俱杳，催促再三，始得兩人荷板隨行。九時半渡橋成功，酬來人以藏洋二元，稱謝而去，既登彼岸，途經橋捐委員住宅，見委員在屋頂吸烟閒眺，頗舒適之至。十一時半，望見鍾霍縣區及壽寧寺，十二時一刻，到達縣府，請縣府接洽住屋。三時午膳，四時出外參觀縣小及壽寧寺，晚膳後作家書。

九月十七日，晴。晨八時半出發調查，過一家，姊妹二人，其父母均為漢人，但因住西康甚久，蠻化甚深，姊嫁一陝西商人，因虧本，挈其子（約九歲）回西安去矣，四五年來，杳無消息。姊終信渠必來，耕田，釀酒，織氈布，以自活，詩以哀之：

妹織氈布妻釀酒，悠悠歲月幾經秋，長安一去無消息，只聽鍾河日夜流。

十時四十分調查完畢，順道過縣小，為全體師生攝影。十一時一刻，赴縣署晤黃縣長，面交調查表格請擇尤填報，縣長態度談吐，殊不能令人信其為縣長也。昨日秘書吉君與縣長面邀午飯，今日坐半小時，吉君始終不見，縣長屢呼開飯，而僕役均現驚訝之狀，因遂告辭，回寓午膳。即整裝啓程，縣長忽飭人送菜肴至，倉卒不及走謝。行三十里，抵瓦角已四時半，宿焉。

九月十八日，雨。昨夜睡甚適，蓋所居屋為出關後破紀錄之佳屋，高大潔淨，康地不易見之。晨七時半，即冒雨出發，路本平易，因水漲山崩，泥濘難行，繞道山巔，步行數次，至加絨，尖，屋中黑暗污穢，適與昨晚宿舍相反。行三小時，距朱倭約十里許，冰雹大作，衣服盡濕，而風雨砭骨，手足拘攣，不得已投一村宿，距朱倭尚三里也。村名黨角，房屋尚佳，但經堂已為共黨所毀。脫衣時

，眼鏡落地而斷，箱中未置預備鏡，今後當有盲人瞎馬之懼矣。摸索入廚，烤火烘衣，夜膳已九時。

九月十九日雨。晨仍冒雨前進，雨勢時斷時續，鍾霍派來護送之士兵，給資遣回。本日路途亦平易，但翻過鑼鍋梁子時，大雨傾盆，驢馬不前，先後零落，背行李之驢幾失去一匹。至一時半，雨勢更大，而飢腸雷鳴，不能少忍。抵普玉龍附近，覓得一獨家村，賄以藏洋二枚，始允打尖。其後出錢購柴，燒火烘衣，煮湯下麪，歷二小時，衣乾飯飽，而雨亦少止。過山巔後即望見甘孜，時正三時，行三十里，六時許，距城區約三里，章縣長家玉暨其胞兄章團長鎮中之代表楊團附已下馬郊迎，遂相偕入城。章縣長親為覓屋，熱誠可感。就緒畢，即赴一小食店夜膳，菜僅四五色，且極平常，如花生米、皮蛋、炒肉絲之類，乃費錢至四元九角之巨，亦云昂矣。

九月二十日，晴。晨即囑劉尙樑往市覓銀匠修理眼鏡，歸云一時可取，為之一慰。十時往謁章縣長，章談風極佳，娓娓約一時半。辭出，先後謁章鎮中團長及孔撒女士司德欽汪母。章團長曾親與大金白利戰役，談戰史甚詳。孔女士極和藹謙恭，攝影甚多。二時返廨，劉尙樑尙未歸。移時劉歸，而眼鏡仍不能戴，時縣府宴會時間已到，決辭不往。補日記，作家書。進膳已五時半矣。象峯兄歸述瞻化路不平安，擬改赴絨壩岔。

九月二十日雨。上午十時，往謁班禪行轅秘書長劉家駒，導往謁見班禪安身，並照隨行之大堪布。少坐，往游大殿，道路泥濘，顛撲者屢。下山後，往電局拍電與衡如，告以安抵甘孜。歸廨，悉有驢三匹，被康民所擄，象峯兄即往見縣長，據談，係驢夫不加注意，致入民家農田，按俗例，應將驢匹沒收。象峯兄表示願給予若干賠償，和平了事。午膳後，象峯兄偕武君往調查康民家庭，余則因行路不便，小作午睡，醒已五時。榻上無聊，集黃仲則句自遣：

水寒成陣怯衣單，人老悽風苦雨間，多少重山遮不住，前途憑仗馬蹄攢。
除却江南不是春，困窮偏作雨連晨，虛堂昨夜秋衾薄，剪燭聽君話苦辛。
時浦雲正患痔未起，呻吟床第間也。

九月二十二日，晴。縣長昨日書來，謂河水暴漲，不能行舟，絨壩岔之行，

恐亦不能成事實。上街購民物標本，見有縣長告示，斷屠祈晴。購標本十餘種歸，頗覺腹痛，服藥假臥，閱郭沫若小說自遣。午飯後赴縣府適值縣長審案，案係班禪行轅馬匹被竊事。被告不承，用刑極慘。案畢，與章縣長合攝一影，章自言用刑和平，蠻家私刑較此慘酷十倍也。偕縣署韓通事出外調查，所調查者為一番漢混合之男子與一番家姊妹結婚之家庭。返廬後，即作家書寄蓉，告以將循原道返康。

九月二十三日晴。晨九時赴南外打金灘參觀康民沐澤會，意謂洗澡之意，想當年一種宗教儀式之遺跡也。白色幕帳，圍於四周，中央則一較大之帳幕，為主持此會之宗晒大喇嘛（甘孜寺講經喇嘛）所駐錫。持片入內，帳內與阜喬麗，設備儼如賓座，承喇嘛為余摩頂，為此行奇遇之一。少頃出帳，即見喇嘛將布門移去，喇嘛及民衆匍匐叩頭念經。副內大喇嘛持銀塔為民衆一一摩頂，民衆與喇嘛又復誦經多時，始一一進帳向大喇嘛獻哈達及其他貴重禮物。有三巴喇嘛在帳門左右賜哈達，酒，糌粑團，民衆俯首極恭謹，在大喇嘛側僂而過，大喇嘛坐座上搖佛纓（旛）拂其頭，民衆始一一以掌承酒，仰首飲訖，並以掌承糌粑團三四顆，歡躍而出。會場羣衆，有來自三百里外者，清晨，即攜全家至場，就帳內煮茶吃糌粑，婦女均濃妝艷服，編細辮，佩珠玉珞環，爭奇鬪勝，洋洋大觀，余攝影十數幀，意未能盡。下午三時，往謁章縣長暢談三小時。語雖誇耀，但在邊疆官吏中，已屬精明強悍矣。告別而出。歸途，往辭章團長，公出未遇。夜整理行裝，章縣長送路菜來，孔土司送豬肉及格子呢來，解先生送點心來。

九月二十四日晴。天氣極佳。解先生黎明即起，送班禪行轅朱處長行。少頃歸，謂朱處長已於六時離甘孜矣。七時整理畢，八時往辭孔撒土司，出門時遇楊團附，堅欲送行，辭之，而已跨馬追至矣，行二里許，章縣長已率一班長道旁候送，此班長即導余等往查牛廠娃也。少寒暄，孔土司已遣二總保送哈達至。握別東行，途中有二十四軍官兵操演，為攝一影。十二時抵普玉龍，打尖後，由鑛鍋梁子岔入小路，水草泥濘，杳無人跡，約三時半抵新寨，各人坐騎均顛蹶數次，脛上多泥痕也。保正不在，自下帳幕。四時，往牛廠娃家調查，因有老人臥病，堅拒不納，贈以藏洋二枚，遂殷勤招待，並另出資購牛乳煮食。乘象峯兄調查之

際，余出鉛筆畫一牛廠帳幕平面圖。出帳幕，夕陽在山，牛羊自山脊陸續下來，爲景至美。少頃晚飯，腹頗不適，睡後轉輾不能成寐。而風雨驟至，頓憶及松林口之夜，愁緒萬端，益深冥想。幸風雨不久即止，遂安然入夢。

九月二十五日，晴。八時出發，有士兵二人引路，曲折于山間溪側，泥濘難走，一如去時，十時一刻出山，縣府派來之士兵先辭去，十一時過卡薩，士兵辭去。十二時過宋倭，覓黨角舊宿舍打尖，因繞山迷失，至二時許，始獲打尖地點。三時許復前進，沿岸路多崩壞，登山涉水，頗不易行，顛蹶數次。四時許，至日馬，復登山繞道，而寧君國富忽縱馬沿崖脚河邊而行，同人止之不聽。劉尚樑亦隨其後。同人在山腰遙見寧君人馬已離水邊數尺，水勢澎湃，愈盪愈遠，愈陷愈深。僅露馬頭，而寧君坐馬背上張手急呼，形勢嚴重，劉尚樑是時亦不敢前進往救，同人等由山腰急下，立水邊，束手無策，惟佇足目視其逐漸沉沒而已。是時已五時，繞山中大道，過雄鷄嶺，抵根達，覓屋宿焉。心稍定，乃覓佃客唐翁（漢人）爲述寧君遇難事，囑宣告村人，覓屍送鍾霍縣府。九時夜膳，十時就寢。

九月二十六日晴。八時出發，九時過空馬岡，沿途平順，稍有難行處，即由驢夫控引而過，小心翼翼，倍極謹慎。一時在瓦角舊宿處尖，五時半抵鍾霍，部署畢即往縣府商撈取寧國屍身事，歸寓夜膳已八時半矣。九時半入睡，聞劉尚樑囁語而醒（夢見寧君），視錶已四時餘，不能成寐，成詩一首：

哀寧君

報國一身重，投艱萬事輕，秋山風雨夜，何以慰衰親。

蓋寧君獨子也，有衰親待養，弱妹待教。

九月二十七日晴。晨餐後草草函稿，由浦雲抄錄送縣府，並寄私函與康定周委員學昌，報告寧君遇難事。十時赴黃縣長宴，菜甚可口，惟皆不飲酒，匆匆膳畢，坐待調查表，至一時始出發，中途遇西康自然科學調查團土壤組。四時過蝦拉沱大橋，橋毀損較前更甚，由縣府派來士兵跨馬涉水測水深淺，深過馬腹，勉可過渡，然余驢無牽引之人，中流極駭懼也，四時半抵蝦拉沱鎮上，宿原處。是夜吃羊肉，夜眠甚熟。

九月二十八日晴。八時一刻出發，十二時抵將軍梁子麓，在加拉柱一漢人家尖，老翁年六十餘，尙能勉強漢語，其子若孫，均已不能漢語矣。因雨，啓程稍遲，三時四十分左右過將軍橋，忽起大風，人被飄動，乃下騎步行，至五時半抵大寨，宿一漢民家，初堅拒，嗣用威力及錢幣脅誘之，始招待在廚房宿焉。

大雨忽從嶺上來，果果紅日在山隈，谷風四壁掃秋葉，江水中流洗劫灰。百里荒涼無數戶，一朝晴晦有千回。天崩地析尋常事，邊塞旅行亦險哉。

九月二十九日陰雨。昨夜終宵大雨，醒來頗覺不快，遲至六時三刻起身，而雨適止，八時半出發，路途泥濘，水邊路毀，翻山越嶺，其險更過寧君遇難處，幸于二時半安抵道孚，宿袁家鍋莊。出外午膳，於飯店中遇自然科學調查團生物組。赴理髮店理髮，不潔之至。六時謁戴縣長，七時出縣府，訪宋國英范翊華及科學調查團畜牧組。

九月三十日晴，八時半，往縣府訪王秘書，九時，往省小視察，遇初來之某教員，情形不熟，乃飭人追王校長歸。坐談一小時，復導往視高級班（前藏族小學）校舍甚佳。十時半，約戴縣長同往靈雀寺，喇嘛跳神，化裝不全，僅敷衍塞責而已。嗣復往大殿參觀誦經而出。見戴縣長正在門前小攤上觀賞古玩雜器，復選購標本數事以歸。午膳後，靜待跳鍋莊者來，頗無聊，科學調查團地質組李教授來雜談，談諧有趣，四時復往返，戴縣長及其友人已先至，而跳舞者始於五時嫻嫻而來，即于屋頂跳台，開始跳舞，共十人，均盛裝，分兩隊輪舞，方式簡單，動作遲笨，毫無精采。嗣加入一巴塘娃作導演，而繼起無人，亦未能增色。余因先下，六時，觀衆散去，戴縣長健談，遂留晚膳。至九時始歸署。

十月一日晴。八時三刻到縣府辭行，九時一刻啓程，十二時始至前迷路投宿處，少進食，繼續前行，至三時半始達葛卡。少憩，六時晚膳，對室有老翁抱六月嬰兒向主人乞乳，狀至悽慘，據云其子爲金夫子（挖金者），其媳年輕貌美，爲西御溝金廠李世華委員所掠，控于道孚，縣府不敢問，今將抱此雛孫赴康定，控於劉委員長云云。

十月二日晴，四時即起，天奇冷，黑暗中整理行李，上馬時晨光熹微耳。九時出松林口，前露宿遇雨處也。續行二十里尖，遇朱處長等。下午五時，即到達

秦寧，宿蔡保正家，蔡曾任某軍連長，極好客。晚九時睡。

十月三日晴。本日分途視察前次未了事宜，象峰兄與浦雲在市上調查，余偕武福盛君往八美，十時出發，沿途與王通事聊天，頗不寂寞。十二時三刻，到達八美，蔣主任宗三，已先在迎候。遂共午膳（麵）。膳後，游覽全場，見農夫正在挖洋薯，薯甚大。蔣氏言此間第一困難問題，為不易招致農夫，所招農夫，私自逃回者將及半數。歸辦公室少憩，屋頂堆置作物甚多，並擬創設農產製造室，製造蒜油酒精等，以期遠銷蓉渝。三時。復伴往蔬菜牧草試驗區，各種作物均甚碩茂。四時離八美，六時抵秦寧。

十月四日晴。八時半啓程，土兵因待區署公文後至。沿山谷前進下板廠附近，風景至佳。即在溪側尖，攝影數幀。是時海子山頂，積雪如銀，閃耀天際，行四十里，抵海子山麓，即上板廠，正在建築牧站，站長赴省參加畢業典禮，一辦事室門窗已全，余等遂先站長而佔據之，為西康牧站旅客之第一批，天甫黑，即滅火就寢，蓋該處素為盜匪淵藪，頗備之。

十月五日晴，晨八時一刻出發，初登海子山，塊石嶙嶙，頗難行，至三海子，攝一影。下坡極迅速，行四十里尖，過新店子，亦正在修理牧站。下坡行四十里，抵中谷，宿焉。離康定僅一日程，喜賦一詩：

白雲深處是康定，一種心情畫不真，倚馬閒看秋色老，滿山紅樹送歸人。

十月六日晴。七時半出發，沿溪行，風景極佳。十二時抵三道橋，尚有三十里，即可進城，在一漢人家打尖，此漢人農而兼商，其父設一雜貨肆于康定中央政治分校對門。三時一刻進城顧牧師邀茶。五時上街理髮，配眼鏡。晚飯後訪周學昌先生未遇，歸寓，整理衣箱。

十月七日晴。八時驢幫汪彭錯來奠帳；九時，寧國富君老父來寓，哀傷逾恆，溫詞慰之，並表示願給撫卹費若干，以養天年。十時，往訪周學昌，李吉辰兩君均未遇。歸途購康人飾物作標本，並往省銀行兌款。歸寓，晤莊學本兄。下午訪楊叔明秘書長，並購標本數事。歸遇周學昌君偕歸畧談。夜吃月餅，以明日係舊歷中秋也。

十月八日晴，今日中秋。七時半往約莊學本兄同赴浴。強之而行，至車行則

因中秋停業。快快而返。早膳畢，余擬步行往浴，象峰兄亦願偕往。九時半入浴，十一時畢，仍步行歸。在學本兄處少坐。歸寓，楊仲華先生與象峰兄正談軍君事，楊之姨甥也。二時半午膳，徐季梁李吉辰兩先生來。赴學本兄露營之約，營于北關外河濱，風大，幕不易張。乃同歸寓，改在會客室舉行夜宴。九時始散。師竹有函來，已遷居正府街養師處。

十月九日晴。福盛浦雲赴浴。余等往辛家託購金，香，蟲貝等西康特產。同居牧師美人 Hooer 邀午膳，中菜而不用油，鹽，味淡不能下咽。惟繁裙自作菜獻客，熱誠自可感也。楊秘書長偕其公子來寓，囑付同返蓉。下午划竿雇定，明晨寫紙。夜去觀雙十節慶祝典禮。

十月十日晴。晨往南關外散步攝影。返寓，整理標本，辛君送香，金，蟲，貝來，並另贈紅花，青果，知母，蓮花等物。楊秘書長來，偕往謁劉委員長，談約三刻鐘辭出。歸途，往見班禪駐康辦事處計處長商購佛經事。學本兄楊仲華先生先後至，夜往李吉辰先生處吃水餃子。

十月十一日晴。晨外出早膳，膳畢，象峯兄偕福盛往訪李徐兩先生，余則往學本兄處作書寄甘孜鹽道等各縣長致謝意。歸途遇福盛，復偕往學本兄處商食宿事。午膳後，畧購康定特產，以貽親朋。往辛國璋家付帳，訪周學昌先生。傍晚，省銀行經理陳仲良先生及謝國安先生先後至。晚在生活飯店口宴福盛，祝伊新事業開始。

十月十二日晴。上午，學本兄來，划竿夫來稱行李，同行之羅君俠先生來，道孚調查表到，即復一函。十二時半，赴張世棟同學家宴，同座者有其大兄三弟。三時赴省黨部宴，遇司法調查團劉霽凌君，雅安中農行經理顏君，劉贊廷君（前西康某君統領現任康定重慶分行經理）等，其重要來賓，為各寺大喇嘛四五十人。前金大同學萬騰蛟君亦在座，亦擬邀宴，以時期迫促，辭之。五時半歸寓，學本兄來，周學昌先生偕趙蘭席君來，趙君隨我等返蓉，入金大求學者也。

十月十三日晴。六時半早膳，李吉辰徐季梁兩先生來送行，少頃辭去。顧牧師夫婦招待茶點，同行之羅君俠，楊公子正辛，北平張君（經商拉薩）及其同伴某喇嘛先後至，學本兄，詹則兼君，楊秘書長，辛國璋君均送至東關外，趙蘭席

君最後趕上。合攝一影。十一時至柳楊，二時至瓦斯溝尖。五時宿烹壩小學，夜大風。

拾月拾四日晴。六時三刻啓程，十一時抵瀘定，往見李縣長宿縣府。午膳後，象峯兄等往附郭調查一農家，余偕楊正莘君調查一四川商人。三時往視省小，四時歸署晚膳。膳後，商會主席崔君，三科科長徐君來談商業及教育情形甚詳。九時半寢。

十月十五日晴，微雨。八時半到大壩，少息，十一時半到冷磧，午膳。一時出發，四時到化林坪，宿新康合作社。膳後，訪區長謝君。今日沿途風景甚佳，秋實盈樹，益覺可愛，作詩一首。

瀘水風光迥不同，累累秋實挂鉦銅，梨兒正向街頭賞，橙子柿又紅。

十月十六日微雨，晴。七時出發，飛越嶺上，亂石滑脚，污泥沒脛，余不能成步，全賴趙蘭席君，及工友劉尚樑左右扶掖而行，屢屢步履跌，重上划竿，划竿夫步步留意，呼號甚慘，余則瞑目捫耳，置生命于度外矣。一時半至三交亭。天已晴朗，山道乾燥，乃下划竿，步行三十里，至宜東，宿新康合作社。

十月十七日晴。九時抵大瀘溝。十一時抵富莊，午膳。二時抵冷飯溝（戴院長已改爲令範溝），四時抵漢源城。大瀘溝及冷飯溝，均有商人被劫。余等抵漢源後，方得知也。宿新康合作社，即訪張縣長志清，徐科長步青，及合署各公務人員。楊正莘，羅君俠等等均預備明日直接返蓉。

十月十八日晴，微雨。九時赴縣府，偕署員及趙蘭席君乘馬赴漢源街。十一時到達。適趕場，極熱鬧，先訪商會任主任，任主任除答復各種問題外，並請布疋業主任，引岸辦公處主任，及白臘業經手人談各該業情形，惜少實際材料，不易記錄。以待署員同膳，乃乘暇參觀中學校小學校，參觀畢，而署員尙在街頭，如尙有所事之。遂與趙入店午膳，已三時矣。膳畢，赴中學取概況表，校長以茶點享客，四時餘辭出，而署員疾馳先歸。余行至半途，已天色昏黑，不辨路徑矣。

十月十九日晴。六時三刻出發。至二十四盤已有積雪，上草鞋坪，雪厚至數寸。鞋襪盡爲雪水所浸透。稍憩下山，至蠻鋪子以下，大關附近，雪始融盡。下

午二時，抵鳳儀堡，新康合作社午膳，膳畢，已五時，划竿夫不願行，最後仍勉力前進，余等步行二十里許，天已將黑，乃登划竿，摸索前進，時虞失事。後得護兵折竹爲火炬，始得循路而進，八時半到榮經歷數旅館，均已客滿，宿一小旅館，不知其爲何名也。象峯兄赴縣府，夜膳已十時半。

十月二十日晴。六時三刻啓程，九時抵麻柳場。早膳。十時半復行，有茶商（陝人）同行，並由保長派兵四名護送過鷄子崗。二時，抵觀音鋪，犒資四元而去。四時三刻抵雅安，宿川康賓館。五時半夜膳，膳畢，謁席往縣府，約明晨往訪徐縣長。

十月二十一日晴，微雨。晨八時往仁德醫院訪 Crook 醫師，後往浸禮會訪 Smith 先生，託伊填寫社會調查表。早膳後，往縣府，訪徐縣長健，李科長玉瑤，參觀縣府聯合辦公室，徵收局，監獄，明倫小學，高法分院，聯中等機關。徵收局內容，不易調查。監獄人多爲患。明小爲女子小學所改組，因歷史關係，教員學生，均女性多於男性。附設幼稚園，教學頗有精神。高法分院推事張鳳歲羽（？）任邊區法官拾餘年，爲述當地民風及法律背景，頗有價值。聯中頗有朝氣，最近有男女分班之計劃，承邀講話，因畧述聯中學生對於建設新西康之責任。二時半午膳，三時李技士來寓，導往青衣江對岸之上壩調查農家。五時半歸城，順道參觀星星火柴公司，爲時已晚，工人已散去，僅參觀其規模而已。據云成本太貴，年年虧本，主人已數易矣。又往義興茶號，參觀其烘，焙，裝，紮等手續，所堆茶葉，高如山積。七時半晚膳。歸途，遇李玉瑤送縣志來，歸旅館，丁檢齋君已在守候，通知已向車站定票。畧閱報，九時半睡。

十月二十一日陰雨，晨赴車站，因名山百丈，間聞橋爲水毀，正在修復，恐今日不易通車。在車站附近小茶室坐待至十時，知已無望，決在車站附近覓一小客棧，投宿一宵，以免重運行李往返之勞。房屋潮溼卑暗，穢氣迫人，入城午膳，膳後，重往火柴公司及義興茶號參觀。四時餘出城，五時夜膳，八時就寢。

十月二十三日晴。八時半出發，未三里汽箱即壞，修理至二小時，始開出。至邛崃已二時半，匆匆午膳，復登車行。幸速率倍增，五時半，即達成都。

(完)

稿 約

- (一) 賜稿請用毛筆或鋼筆繕寫清楚，並加句讀。鉛筆稿及兩面寫者不收。
- (二) 本刊編輯有刪改來稿之權。
- (三) 稿中附圖者：圖表務用白紙黑墨。照片面積不得小於2X2吋，並須清晰。
- (四) 賜稿未附郵票者，無論登否，概不退還。
- (五) 本刊享有所登各稿之版權。在三年以內，不得登載他處。但經本刊特許者不在此例。
- (六) 賜稿每千字酌酬國幣二元至五元，或改贈本刊。
- (七) 如著者願得抽印本，本社可印贈五十份，但不再酬送稿費。
- (八) 賜稿請掛號寄交：
昆明昆華民教館轉
西南邊疆月刊社編輯部收

徵 稿 範 圍

本刊徵求關於西南邊疆之文字與圖畫，內容包括下列各項之調查與研究：

- (甲) 1. 生活狀況與社會組織
2. 宗教與藝術
3. 語言與文字
4. 教育狀況
5. 民間傳說
- (乙) 1. 地理與氣象
2. 交通
3. 水利
4. 礦藏開採
5. 農業與畜牧
6. 荒地墾墾
7. 手工業
8. 對內對外貿易
- (丙) 1. 民族雜處狀況與統一問題
2. 邊民之戰時訓練
3. 沿邊交涉與對外關係
- (丁) 1. 邊地游記
2. 邊地通訊
3. 關於邊地圖書之介紹與批評
- (戊) 其他

西 南 邊 疆

第 九 期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出版

編輯兼發行：

昆明西南邊疆月刊社

通訊處：

昆明昆華民教館轉交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代印處：

開智印刷公司

本刊已領得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

警字第六七九八號

本期經雲南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証書字第一五六號

廣 告 刊 例

每 期	價 格
底封外頁	四十元
封面裏頁	三十元
普通全頁	廿五元
普通半頁	十五元

(連登三期以上，七折計算)

本 刊 價 目

每二月一期 國幣七角五分
全年六期 國幣四元五角
(國內一律，國外加倍)

第五期

論 文

- 今後抗戰之西南經濟基礎 張其昀
- 雲南水利問題(續) 丘勤實
- 滇緬敘昆二鐵路之軌距問題 茅榮林
- 昆明與騰衝之氣候 王文翰
- 雙江的茶業 彭桂萼

邊 訊

- 雲南西南緬甯 震 聲

第六期

論 文

- 再論夷漢同源 張廷休
- 西康丹巴調查 莊學本
- 雲南三大名花 秦仁昌
- 芒市擺夷的漢化程度 趙曉屏
- 諸葛亮與雲南西部邊民 江應樑
- 海南島苗人的來源 王興瑞

行 記

- 自騰越去緬甸 李生莊
- 書報介紹 袁 著

第七期

論 文

- 騰陽的天氣 張寶堃
- 籌設西康省農林植物研究所議 秦仁昌
- 苗夷教育之檢討與建議 馬 毅
- 海南島黎人來源試探 王興瑞
- 芒市擺夷的漢化程度(續) 趙曉屏
-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之研究(三) 楚圖南
- 滇緬邊境之種族界線 周光偉

邊 訊

- 順鎮沿邊的濮曼人 彭桂萼

第八期

論 文

- 洱海的工魚 陸鼎恆
- 雲南嵩明縣之花苗 岑家梧
- 宣威河東營調查記 馬紹房 傅玉聲
- 讀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 方國瑜
- 跋蒼洱勝境碑 趙繼曾

行 記

- 西康行記 徐益棠
- 西康木裏宣慰司政教概況 劉歷榮
- 雲南西北之康族 和永惠
- 西南氣候研究資料簡目 張寶堃